

FEB 20 1947

311



# 開明少年

第二十期

三十二年二月十六日出版

開明書店印行

藏書館北平立圖



# 開明少年 第二十期

三十六年二月十六日出版

又開學了.....

馬歇爾升官去了.....

門特雷業夫與愛迪生.....

成功等於工作加娛樂加沈默.....

普希金像 (木刻).....

給沙皇殺害的人民詩人.....

普希金 一百十週年忌 「射擊」.....

漁夫和金魚的故事 (故事詩).....

波蘭的故事.....

英國在戰後.....

食品的檢驗.....

兩個特殊的數.....

水·空氣·陽光.....

啓凡(一)

柏園(四)

顧均正(七)

小俞(二)

刃鋒(一三)

維新(一四)

魏信(一四)

戈寶權譯(一八)

思玄(一五)

陳原(一五)

振之(一三)

王峻琴(一五)

李梨(一六)



狗跟貓的吵架(寓言).....斯人(四)

動物怎樣的求愛.....宋慕法(四)

森林裏的故事(一續).....易凌譯(五)

從馬歇爾離華說起.....大方(三)

第一次懸賞 **阿福的夢**.....本社(六)

我的寒假作業.....李寶善(六)

「沙坪仔」.....士登(六)

母親的死.....金大勤(七)

仰光的大金塔.....維志(七)

河西.....董鎮壽(七)

碼頭上.....波海(七)

黑臉的厄運.....余慶連(七)

鴿子.....熙靖(七)

水牛.....曾烈銘(七)

拾荒(鋼筆畫).....李樺(封面)

# 開明少年

## 第二十期

民國三十六年二月十六日出版

每冊定價國幣一元六角

預半年六冊九元六角

定一年十二冊一九元二角

加成發售

編輯者 葉聖陶 賈祖璋  
唐錫光 葉至善

出版者 開明少年社  
上海福州路開明書店

發行者 開明書店

|    |     |    |     |
|----|-----|----|-----|
| 上海 | 福州路 | 福州 | 鐵線巷 |
| 重慶 | 保安路 | 廣州 | 漢民路 |
| 成都 | 祠堂街 | 北平 | 八面槽 |
| 昆明 | 武成路 | 長沙 | 桃花井 |
| 貴陽 | 醒獅路 | 漢口 | 中山路 |
| 南京 | 太平路 | 西安 | 北大街 |
| 杭州 | 盤頭巷 | 台北 | 中山路 |
| 開封 | 書店街 | 南昌 | 中山路 |

# 開明青年叢書

## 生物素描

買一 祖二 璋二 著角  
 一篇，曾被選作  
 一九四三年科學  
 小品的代表作。

這是一  
 冊文學  
 化的生  
 物學書

籍，著  
 者以提  
 供一些  
 科學常  
 識為目  
 的。其  
 中「螢  
 火蟲」

## 細菌與人

高士其著  
 二元二角

本書是二十九篇科學小品的結集。談的都是些生物界細微  
 瑣屑的故事，說明人的生活，細菌的生活，人與細菌鬥爭  
 的情形。文筆淺顯活潑，絕無讀科學書時那種枯燥之病。

## 花鳥蟲魚

克士著 一元

種動植物的特寫，也有生活現象方面的通論。文字和實質俱臻於上  
 乘。青年們欲於生物學方面獲得較多的知識，首先應該讀這本書。

克士先生的文章是大家都知道的，這本花鳥蟲魚是他近年來  
 所寫的科學小品集，裏面有各

## 我們的身體

胡伯瑟譯 一元五角

我們需要知識，尤其需  
 要關於身體的構造和生  
 理的知識，過去許多人  
 因缺乏這種知識，常鬧  
 笑話，現在，我們不應  
 該再有同樣的笑話了。  
 你若要有這種知識，那  
 麼請你一讀本書；它會  
 帶給你不少的益處的。

## 菌兒

### 自傳

高士其著  
 一元二角

本書講的是細菌的生活，功  
 能，怎樣於人類有助，怎樣  
 給人類危害，以及牠在大地  
 上所佔的地位。作者把細菌  
 人格化了，用自傳的體裁來  
 敘說，比嚴正的「細菌學」  
 有趣味得多。細菌與人類的  
 關係非常大，所以我們必須  
 有關於細菌的知識。非專門  
 研究者而對細菌要有些認識  
 的人，閱讀本書最適宜。

# 開明書店印行



## 又開學了

啓凡

又開學了。

本誌的讀者諸君大多數是學生，當這一期的本誌達到諸君手裏的時候，諸君大概都已從家裏回到學校裏了。

放假，開學，本來是平常已極的事情。但是假如能冷靜的把當前的社會多看一看，多想一想，我們卻可從這些事情上看出嚴重的情形來，想出嚴重的問題來。

首先我們會覺得，在這年頭能夠正常的享受假期生活和學校生活，是太幸福了。不是嗎？看看學校裏的同學吧，有的繳不起學費，不得不忍痛的退學了；有的因為家裏養不起他，被逼到社會裏做事去了；有的還在焦急的等待家長為他籌劃種種費用。諸如此類的情形，在一個學校裏，也許不顯著，若就所有的學校作成統計，可就驚人。但是還有比這更其嚴重的情形。

放開眼界，看看整個的國家吧，看看被內戰的炮火和饑荒毀了的廣大的農村吧。多少少年子弟正在死亡和飢餓線上掙扎。他們連生存都成了問題，更不要談那受教育的話了。「放假，開學」這些字眼，對於他們已經失去意義，他們也許想都沒有想到呢！

就全國的少年朋友說，這種農村的少年子弟，毫無疑問的，要佔絕大多數。如果再把他們跟

那些失學的同學合計起來，數目就更驚人。剩下來，能夠正常的享受假期生活和學校生活的，真是少得可憐。說他們「太幸福了」，不是一點也不過分嗎？

自然，這「幸福」兩字只是比較的說法。正常的享受假期生活和學校生活，是少年國民的權利，也是他們的本分，本來無所謂幸福不幸福。大公報上有費孝通先生的一篇「英倫通訊」，裏面講戰後的英國政府正設法要使全國的孩子都受到好教育，倫敦的孩子不但沒有失學的，流浪的，而且得到政府種種優待，吃得很好，穿得很好。我們從報章雜誌上又常看到別的國家，像蘇聯，美國，法國，都把國民教育當作頂重要的事情在做。跟他們相比，那我們就不能不羨慕那些國家的少年的幸福，同時也不能不慚愧，不能不怪我們自己太不爭氣。

幸福本來是無止境的。我們努力多少，幸福就可以增進多少。一切正當的幸福沒有不是憑努力得來的，就個人說如此，就國家說也如此。我們的落後，就證明我們努力的不够，所以我們慚愧之餘，只有加倍努力，迎頭趕上去。

幸福又是不可分的，這就是說，幸福是屬於大家的，是屬於全人類的。誰獨佔了幸福，誰就會侵害別人的幸福，把別人推到苦痛的深淵裏去。人類苦樂懸殊的不平等的現象，大都是因為少數的人獨佔了人類的幸福的緣故。人類社會的一切動亂，也多半是從這兒產生出來的。勝利已經一年多了，我們的國家爲什麼還是這種亂糟糟的情形？仔細分析一下，還不是由於一部分人過於自私自利，忘記了大眾的福利所致。

但是我們要說，「獨佔幸福」的時代已經過去了。人類的關係，無論個人與個人，個人與社會，或社會與社會，都越來越密切，實際上已經到了不可分的地步。「休戚相關」，「甘苦與共」，在從前也許只是攀交情的慷慨話，現在卻是實實在在的事實了。「天下爲公」，「己溺己

「鴻」，在從前也許只代表一種崇高的懷抱，現在卻有着現實的意義了。別人的幸與不幸立刻可以影響我們；我們自身的苦樂，也立刻會反映到別人身上去。在這麼一種情形之下，大家只有拋開一切自私自利的想頭，相親相愛，互助合作，才能保持和平，前進到更幸福的境界。這次大戰之後，許多國家已有了這種覺悟，所以對於人民的福利事業，都做得很認真，「英倫通訊」裏所說的，就是很好的例子。

讀者諸君，未來的中國是你們少年的，未來的世界也是你們少年的。不要只顧羨慕別人的幸福吧，不要徒然為不幸的人們而苦惱吧。更要緊的是把羨慕和苦惱的心情轉化為努力，努力去爭取，去增進大眾的福利。

# 開明少年

第十期要目

|               |        |
|---------------|--------|
| 「努力事春耕」……………  | 編者     |
| 宇宙線炸彈……………    | 顧均正    |
| 覆美國孩子們的信…………… | 貴陽的孩子們 |
| 金圓帝國……………     | 陳原     |
| 動物的家庭生活……………  | 宋慕法    |
| 小花兒(童話)……………  | 小俞     |
| 玩具銀行(小說)…………… | 學文     |
| 讀完「文心」之後…………… | 施傳賢    |

三十六年一月十六日出版

戰爭與和平



# 馬歇爾升官去了

柏園

馬歇爾走了。還是今年一月八日的事情。

中國人誰不知道馬歇爾元帥呢？不祇因為他是美國對法西斯作戰的參謀總長，不祇因為他是美國七位五星元帥中的一位，而是因為他曾於一年前，受了杜魯門總統的特別命令，到中國來調解那可悲的局面的使者。

所謂可悲的局面是什麼呢——就是人人所厭惡，而後來終於不能避免的內戰呵。

前年十二月是一個可紀念的月份。對外戰爭結束了，可是一個黑影籠罩住每一個人的心。會不會發生內戰呢？難道八九年的抗戰，結果就是不可避免的內爭麼？

正在這時候，杜魯門總統說，他希望有一個民主而統一的中國。

英美蘇三國在莫斯科三國會議上面，也表示了同樣的希望。

馬歇爾將軍就是為了實現這希望，來作調解人的；把中國的「兄」「弟」拉在一起，避開那可怕的

黑影。

去年一月間，在馬歇爾將軍的調停下，國民黨，共產黨，還有其他的民主人士們，大家歡聚一堂，開了一個「政治協商會議」，成立了大家所知道的「政協決議」。

政協決議使人民憧憬着美麗的遠景：和平，民主，自由……好像一夜間就降臨到這個古老的國土上來了。

作為調解人的馬歇爾將軍，在去年春天，帶着這一幅還沒有畫成，但是看上去已經非常漂亮的畫稿，回到美國去。

然而到他回來的時候，中國已經變了樣兒。別說那些漂亮的決議，那些寫在紙上的美麗的字眼，還祇



是人民的夢想——戰火可已經燒遍了整個中國了。

馬歇爾將軍真帶來了和平麼？

沒有。

他手上有一張五萬萬美元的支票；只要有一天他所認為各黨各派的聯合政府成立了，他便可以把這張支票交給中國，算是借款。多少正直的人們爲了這筆款子，以爲這一回和平準會到來了——因爲戰後的中國政府太需要錢呵。

可是政府還有一大筆現金存在美國；這筆現金是政府在戰爭中替美國開支（譬如築飛機場）而在戰後由美國償還中國的。而當中國的內戰正打得火熱的時候，美國和中國政府訂立了一個協定，由美國將太平洋作戰的剩餘物資，以八萬萬二千五百萬美元的代價賣給中國。軍火呵！軍火呵！當馬歇爾將軍的嘴上還不斷的掛着「和平」「調解」的字眼時，美國的軍火和裝備，像潮水一樣的湧到中國來了。

不久中國展開大規模的內戰了，好戰分子早就把「政協決議」丟在腦後了。當馬歇爾將軍嘴上還掛着「和平」「調解」的字眼時，霹靂一聲——「中美商約」簽訂了。還是過去一年間除了軍火之外給中國人民最大的痛擊。因爲根據這商約，中國實際上成爲美

國資本家的「殖民地」了。

然而馬歇爾將軍的嘴上還掛着「和平」「談判」……

十一月開始的「國民大會」分明沒有一絲兒去年一月間的政治協商會議的影子，因爲那不是各黨各派所決定所參加的會議。那個會議在去年年底通過了一部憲法。然而這部憲法既未經各黨各派的參與和制定，通過與不通過有什麼分別呢？

可是在這時候馬歇爾將軍就露出了他的真面目。說得切實些，美國就露出了它的真面目。「够了！」也許它在想，「這也是民主呀！」

借了一個時機——那就是北平的一個女學生被美軍強姦，因而引起全國學生界悲憤的示威——馬歇爾突然走了。

他走得似乎很匆忙。然而那是早就佈置好了的。當五星上將的座機剛飛離南京的地面時，華盛頓已經發表了將軍離華的聲明。

這篇聲明把美國所謂公正的假面具全撕破了。首先，它沒有提到美國的責任——一年來若沒有美國對軍方面的援助和支持，中國的局面會弄到這樣糟麼？

其次，它把責任乾脆往中國一推就完事，他只說，調解之所以沒有成效，全是國民黨的頑固派和共產黨的過激派不能協調的緣故。

更重要的是，他讚揚那部未經各黨各派參加便「通過」了的憲法。照他說，這就是民主中國的象徵——這話等於把他自己也在上面簽字的「政協決議」撕破了！

馬歇爾剛離開中國，還在飛渡太平洋的時候，他的新任務發表了：派他做美國的國務卿。

美國的國務卿等於各國的外交部長，可是照美國一向的習慣，國務卿的權力比外交部長大些。假如總統和副總統都不能執政時，就應該由國務卿代替。以職業軍人來做國務卿，在美國還是第一次。

爲什麼要馬歇爾來做國務卿呢？

因爲貝爾納斯的「硬碰硬」的「對蘇強硬」的政策走不通了，反而讓蘇聯掌握了國際外交上的主動權。現在，轉眼就要在莫斯科開四國外長會議了，這個會議主要的是討論德國問題。附帶的蘇聯也將會向美國質問在中國調停的經過。在美國看來，這兩者都是非常重要的：前一點關係美國在歐洲的政策，後一

點也必須遮掩美國在中國的政策。「硬碰硬」的政策既然行不通，美國只好換個花色，因此請這位足智多謀的參謀總長去應付一下，對蘇聯換個手段，對自己國內，藉這位元帥的威信，好應付共和黨的攻擊和人民的反感。

所以，馬歇爾做了國務卿，並不是說美國外交政策將要改變了；也不是說一點也不變。而是說：在根本上，既定的政略是不會改變的，可是他會玩些別的花樣也說不定——至少不會像貝爾納斯那麼「硬碰硬」了。

馬歇爾就這樣匆匆的來，又匆匆的去了。他在中國耽了一年。這一年間，他嘴裏說盡和平，眼裏看盡戰爭。——然而，他仍把自己所簽字的「政協決議」撕碎了。

## 地球的歷史

—陳應新譯  
一元六角

地球是怎樣生成的？它在過去的時候是怎樣的？後來又變成怎樣？將來又將怎樣？這些近乎神祕的問題，在這本書裏作者用科學的見解，回答的清清楚楚。

開明書店  
印行



人 巨 成 愛 樣 怎 人

# 門特雷業夫與愛迪生

顧均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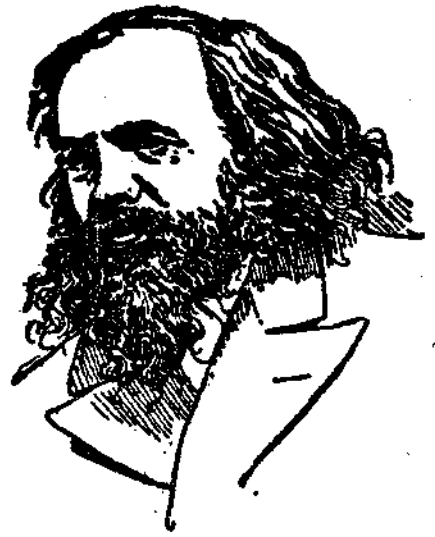
這一個月逢着兩位大科學家的紀念日。二月二日是發明元素週期律表的門特雷業夫的四十週逝世紀念日，二月十一日是發明之王愛迪生的百歲誕辰。門特雷業夫是個理論科學家，愛迪生是個應用科學家，他們努力的方向雖然不同，但是對於人類文明的貢獻卻是一樣偉大。

## 門特雷業夫的一生

現在大家稱這時代為原子時代，那是因為原子彈在廣島和長崎上空顯示了它的不可抗拒的威力之故。然而原子時代雖然到現在才揭幕，它的籌備工作卻已經有了百餘年的歷史。在這些籌備員之中，能够高瞻遠矚，對原子的性質有着深切的認識，能就已知的事實推測未知事實的，門特雷業夫卻是第一人。

門特雷業夫(Mendeleeff)是俄國人，一八三四年一月二十七日生於西伯利亞之托波爾斯克。他的父親是幹教育工作的，不幸在門特雷業夫誕生以後，即兩目失明，不久就撒下他的寡妻和八個子女而逝世了。

幸虧門特雷業夫的母親十分能幹，她不但能養活子女，還設法供給他們讀書。門特雷業夫在兄弟姊妹中年紀最小，也最得母親的鍾愛。他自幼就擅長數理化等科學，一八五〇年，就學於聖彼得堡的中央教育院，更專注於化學一科，曾得到該校的獎學金。畢業後，他在俄國各地任教。一八五六年任聖彼得堡大學理論化學及有機化學講師，同時發表了許多有價值的論文。一八五九年，他又獲得留學獎金，先到巴黎，在累諾實驗室中工作，其後又到德國海德爾堡去跟本生和克希霍夫學習。他在海德爾堡時，曾自己創辦一個實驗室，一邊工作，一邊從事著述，學業大見進步。回國後他在彼得格勒任工業學院的化學教授(一八六三)，一八六六年又在聖彼得堡大學任



教職，直到一八九〇年，因為他的政見與俄國當局不合，受到種種不合理的待遇，就憤而辭職。一八九三年，他被聘為度量衡局局長，一直到一九〇七年一月二十日逝世為止。享年七十三歲。

### 怪脾氣的學者

你如果在讀化學書的時候，注意門特雷業夫的照片，你一定會看見他的蓬蓬鬆鬆的頭髮，和滿臉的絡繹鬚髯。原來他是一個不喜歡修飾的人，據說他不大肯理髮，每年只剪一次，而且還選定在春天。他的衣服大都是自己擬定式樣來裁製的。他在家居的時候，總是穿着那種古怪的衣服。就是俄皇召見他，他也要求不穿禮服，而以便服觀見。香煙是他最大的嗜好，其次是看冒險小說。在空暇的時候，他總是嘴裏啣着一支紙煙，手裏執着一本冒險小說，在津津有味地讀着。據說他在病劇的時候還叫人念法國魏倫的「北極遊記」給他聽呢。

他的著作共有二百餘篇，其中自然以關於週期律的發現最為重要。此外他的兩大冊「化學原理」(Principles of Chemistry)也很出名，曾被翻譯成許多國文字。在這冊巨著中，更顯出他的那種懷疑分析的精神。這書的小註多於正文，大都是他自己的心得，其中所提出的新問題和新研究，對於後來的研究者貢獻了不少寶貴的意見。

### 週期律表的發現

科學的化學的發軔，不過三百年的歷史，在十八世紀末葉，拉發西埃所著的化學大綱中，還只記載了三十三種元素。到了十九世紀，新發現的元素逐漸增加，於是就有人注意到元素的分類問題。

一八二九年，德國化學家兌貝賴納最初發現元素的性質與原子量的關係。他查得氣溴碘，硫碲碲，銦鈉鉀，鈾錫銀等每三個元素，性質相似，可以自成一組，並且最輕元素與最重元素，原子量的平均數，就等於另一元素



的原子量。一八六五年，英國化學家牛倫茲把原子量在五十以下的各種元素依了原子量的次序排列起來，發現這樣的排列跟風琴上的音階相似，每七個成爲一組，這一組中的元素與他一組中的元素順次各各相似。可是這個發現並不會引起其他化學家的注意，反有人譏笑他不如把各元素依其第一個字母的次序來排列還確當得多。

門特雷夫夫的製作週期律表，其方法與原理跟牛倫茲的完全相同，不過他實際上並沒有知道牛倫茲的工作。他先把原子量在五十以下的元素順次排列起來，忽然發現每七個元素成一週期的關係。於是他更進而排列原子量在五十以上的元素，也發現了同樣的關係。後來更經過仔細的研究，終於造成一張極有系統的週期表，大致與普通化學教科書中所附的週期律表相同。

門特雷夫夫的週期律表不但把所有已知的化學現象，歸納成一種有秩序的系統，使學習化學的人可以觸類旁通，並且還能預言許多未知的現象，而給研究化學的人以一種鑽研的目標。原來門氏在製作這個表的時候，爲了要使同性質的元素放在同一屬之中，就不得不在若干處所留下幾個空缺，這些空缺就代表着未發現的元素。根據了這種空缺的位置，他不但能斷定有這未知的元素存在，並且還確切地說出他的物理性質和化學性質來。現在這些預言已都一一證實，教我們怎能不佩服他有先見之明呢！

現在的新週期律表的排列雖然是以原子號數爲根據，然而其所得的結果，非但與舊週期表在形式上完全相同，而在內容上也沒有多大的差異，只是把舊週期表中合於事實而不合於系統的若干元素，使之合於系統，不再發生矛盾而已。

### 愛迪生使我們免於貧乏

大發明家愛迪生的名字是無需介紹的。只要在晚上有電燈發光之處，無不知道有愛迪生這個人。

愛迪生不是一個大科學家，不能與牛頓愛因斯坦等相提並論，然而

他自有他的偉大之處。他的偉大是在能把別人得到的發現與別人創立的原理加以實際的運用，他的發明一共不下三千種。我們現在之所以能夠有電燈，電話，電報，打字機，鹼性蓄電池，留聲機，電影，有聲電影，無線電，中央電力站等物質的享受，都應該直接或間接地感謝愛迪生的創造能力。

愛迪生給與人類一個新的獨立宣言，這宣言不是用文字來寫成的，而是用一套工具來作成的，人類應用了這套工具，在經濟上得到了意想不到的解放。汽車大王亨利福特曾經說過，愛迪生致力於免於貧乏的功績，超過有史以來的任何改革家或政治家。當愛迪生在一九三一年逝世時，有人統計過愛氏所創立的新工業給美國人增加了二百六十億美金。他所管理的工業團體一共雇用了一百萬以上的男女工人，從一八八〇到一九三〇的五十年中，每年平均付出十億美金的工資及薪金與三千萬美金的捐稅。這一集團對於美國國計民生的關係當不難想見。

## 工業時代的開創者

一般人只知道愛迪生發明了白熾電燈，才使我們在晚上可以有一種整潔而經濟的照明裝置。其實這還小看了愛迪生的功績。愛迪生假使僅僅發明了電燈，我們仍舊不會有電燈用的。這正如汽車發明了多少年，我們至今還沒有坐汽車的資格一樣。在愛迪生發明電燈的時候，世界上還沒有中央饋電的設備，如果誰要裝置一盞電燈，就得自己裝置一具發電機，要使發電機發電，還得裝置一具蒸汽機。用電燈須有這樣的設備，試問誰還要裝電燈？誰有這力量來裝電燈呢？

當時愛迪生發明白熾電燈，其動機原不在電燈本身，因為那時候弧光電燈與汽油燈早已出現，凡是各戲院各公共場所早經採用，愛迪生之所以要改革電燈，就是因為它的設備太繁，不適用於普通家庭應用。所以愛迪生在研究白熾電燈的同時，就竭力研究中央饋電的實施方法。

說到中央饋電方法，其實施之困難，遠過於發明電燈。因為要實施這個方法，其所包含的大小問題，不下數十百種，例如用怎樣的方法來分佈電流，才可以減少電線上的電阻？電線應怎樣裝置才可以經濟實用？怎樣計算電費？怎樣使蒸汽之力有效地轉變為電能而沒有浪費？怎樣保持安全？怎樣維持一定的電壓？同時他還想到所有的電熱，電力，都可以利用這個電流分佈設備，所以他更孜孜地從事於發電機的改良，使之增加效率，而能供給多量的電流。然而所有的這些問題，都從來沒有人想到過，也從來沒有人研究過。現在愛迪生僅憑一己的苦幹精神，把它們一一解決，一一實現，這一種靈勁真值得我們欽佩和尊敬。而同時由這一種靈勁所開創出來的工業電力化的局面，更是我們二十世紀的每一個人所應當感謝他的。

愛因斯坦說：

# 成 功 = 工 作 + 娛 樂 + 沈 默

—— 俞 小 ——

愛因斯坦是一個著名的科學家，有一次人家問他：「成功的祕訣是什麼？」他說：「假如  $A = X + Y + Z$ ，而 A 代表成功，那麼，X 就代表工作，Y 就代表娛樂。」人家再問他：「那 Z 代表什麼呢？」他笑了一下，回答道：「Z 就代表沈默。」

一切成功都是辛勤工作結出來的果實，這用不着解釋。可是爲什麼愛因斯坦把娛樂看得這樣重要呢？

機器用久了，需要加油，牛馬操作以後，需要帶到草場上去放牧。人不是機器，也不是牛馬，工作之外，自然需要一種調劑，這就是「娛樂」。吃飯和睡覺是人類本能的要求，只能滿足生理上物質上的需要，娛樂卻能滿足感情上精神上的需要。

一般的說來，我國人很不會娛樂，有些人說沒有空，有些人說沒有錢，至於那些有錢有閒的人，多半喜歡喝酒，打牌，跳舞，……這些不是「娛樂」，只是浪費，浪費金錢，浪費時間，浪費精力。怎樣避免這種浪費？怎樣使自己忙裏偷閒？怎樣在自己經濟能力許可的範圍裏得到娛樂？這就要靠「沈默」來幫助了，沈默叫我們少說不必要的話，節省時間，沈默讓我們靜下來思想，想想該選擇什麼樣的娛樂。

我們在學校裏讀書，爲的是要養成工作的能力，好到社會上去做事。同樣，我們在年青的時候也應當培養良好的娛樂興趣，使自己生活得更好。學校裏的體育課，是培養對運動的興趣，音樂課和美術課是培養對藝術的欣賞力，可是，這類課程不但在比例上佔得極少，還常常被大家所輕視。

其實，即使學校裏的體育課和藝術課受到了應有的重視，也還是不夠。我們還需要養成更廣泛的娛樂興趣，過多的娛樂雖然會妨礙功課，適量的娛樂卻會使我們更愉快，更活潑，進步得更快。

在我國，娛樂的設備極少，不像西方的孩子們有那樣好的條件，不過我們少年朋友有的是

創造力。編繩子，跳繩，跳房子，拾子，拍皮球，打彈子，……都是輕而易舉，既不費什麼錢，又不需要什麼設備的有趣味的運動。如果我們的經濟能力許可，還可以弄副檯球，或是羽毛球玩玩。如果我們喜歡靜一點的遊戲，也可以找個伴兒下下棋。

前面說起的都是帶着競技性質的娛樂，除了這些之外，我們還需要找些安撫感情，陶冶性格的娛樂。在大都市裏，有無線電，有電影，有話劇，有音樂演奏，有圖畫展覽，……享受起來很方便。在小地方和鄉村裏，就不容易得到這種機會。不過少年朋友們起勁的話，還是可以補救。譬如說，自己組織歌詠隊，排演話劇，舉行圖畫展覽，……這些活動不但可以收到娛樂的功效，還可以訓練組織和辦事的能力。

此外，集體性的遊戲也非常重要。集體性的遊戲，使我們學習交際，愛團體，愛朋友，不讓自已拘束在一個小我的圈子裏。集體活動的形式是很多的，旅行，茶話會，同樂會，……等等都是。

娛樂不僅能恢復疲勞，提高生活的興趣，而且能給我們許多實際的教育。像運動，可以養成我們做人處世的態度，勇於進取，勝不驕，敗不餒，有始有終，臨陣不退縮，和同隊的人合作，和敵隊的人用正

當方法的競爭，守規則，不取巧。又像好的電影和話劇，可以讓我們了解社會上的各種生活，各種現象，懂得愛，懂得憎，知道什麼是美，什麼是醜，學習做一個有用的人。至於團體活動，對於性格能力的訓練更為明顯，一個在團體裏面很活躍的少年，一旦踏入社會，一定是一個幹練的人才。

在我國，娛樂應當作為一種社會運動來提倡，因為一般人都太缺乏娛樂了。工作，是爲了生活，生活，成了一副壓得人伸不起腰來的重擔，安分，忍耐，多少人這麼活着，多少人又這麼死去，我們想想，這不是太悲慘了嗎？

當然，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很多，這決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要達到一種理想的生活，還得經過許許多多的努力和改革，不過，在這個過程中，如果能使娛樂問題得到一個合理的解決，這個過程可能縮短。前面的困難還多，我們的責任極重，我們要抱着一種愉快的心情去走應當走的路。養成高尚的興趣，提倡正當的娛樂，使我們和我們的朋友都有愉快的心情。工作的時候要起勁，娛樂的時候要愉快，用沈默來考慮自己怎樣利用時間，避免浪費。這樣，愛因斯坦會說：「你們離開成功不遠了。」





刻鋒刃

像金希普



給沙皇殺害的人民詩人

## 普希金

·維新·

這裏我們要講一個故事：

沙皇是俄國的皇帝。

普希金是俄國的詩人。

我們要講的故事就是皇帝怎樣殺掉了詩人。

先說皇帝爲什麼要殺詩人。

一百多年前。現在的蘇聯那時候還是帝俄，現在沒有皇帝，沒有大臣的蘇聯，那時候還有一個沙皇，現在蘇聯自由自在的老百姓，那時候還是沙皇，貴族，和地主老爺們的奴隸。

那時候有一種制度叫農奴制。地主手裏的農民，就像地主的牛馬一樣。農民天天耕地，種出東西來是地主的。農民天天做工，做出來的東西是地主的。爲什麼？哈，哈，還問爲什麼，原來連農民的身體也是地主的，地主主要他活就活着，要他死就拿來殺了，要打要罵更是隨地主的高興。

## 射擊 [擊]

魏信

普希金是決鬥死的。他的一篇小說「射擊」，寫的也是決鬥的故事：

在某次宴會上，兩個軍官爲了句俏皮話鬧了起來，年輕的一個紅着臉打了另一個一記巴掌。兩個人也都跑去取劍，旁人把他們拉開了。當夜，兩個人同意在第二天清早決鬥。

天纔亮，希利渥——

那個挨巴掌的——帶了三個副手到了指定地點，他非常焦躁地等待着對手。直到太陽升了起來，纔看見那年輕人慢慢地踱來了，手裏捧着一頂裝滿了櫻桃的帽子，後面只跟着一個副手。

副手量好了十二步的距離。希利渥爲了要鎮定自己，讓年輕人先射擊，年輕人不肯接受。於是議決由抽籤決定，年輕人抽中第一號。

那時候的政體，叫專制政體。我們可以這樣說，地主是自已土地上的一个小沙皇。倒過來說，沙皇是整個俄國的一個大地主。沙皇一個人就霸住了全俄國所有的人的自由。沙皇的意思就是法律，沙皇的意思就是天經地義。

在那樣的國家裏，老百姓會滿意嗎？

自然不滿意。

普希金就是一個不滿意的詩人。他寫的詩是這樣的：

「動搖吧，發抖吧，世上的暴君們！

可是聽呀，給壓倒了的奴隸們，

鼓起勇氣，站起來呀！」

他詩裏寫的農村是這樣的：

「在（農家）門口有兩種脚印，

一邊是勞動者枯瘦的脚印。

一邊是地主的肥滿的脚印。

此地的奴隸，在領主殘酷的桎梏下，

飢餓，憔悴，貧困，只是奄奄一息。

這些人擔荷着重重的苦痛，已經接近死亡，

一半踏入荒野的墳場。

臉上沒有了笑，雖然還麻木的期待着恩惠與賜賞。

啊，奴隸，朋友，一切在慘苦中受罪的人民，

年輕人講準了，一槍打穿了希利溼的帽子。

輪到希利溼了，他舉起槍來。

年輕人迎着槍口站着，從帽子裏揀熟透了的櫻桃吃，把核吐到希利溼前面。那種淡漠的態度使希利溼感到乏味。他想：「我要他的性命，可是他並不愛惜他的性命呢！」他放下了槍。

「你還不該死，請回去吃你的早飯吧！」

「沒有關係，請射擊吧！可是悉聽尊便，你的射擊權給你保留着，我隨時聽候你的吩咐。」

希利溼說明不願意放槍，決鬥就完了。不久，希利溼退伍了，離開那個地方。

隔了幾年，那個年輕的軍官結婚了，新娘是個美麗的伯爵夫人。他們在鄉間度蜜月。一天，那年輕人獨自散步後回家來，看見一個人

不要墮落，妄想恩惠於暴戾的帝王，  
在自己的祖國裏，努力自由獨立的運動求解放。  
啓蒙，開化，普及教育，

到最後要像北極光的虹，燦爛，美麗！」

這些詩有很多人歡迎。那些反對專制反對農奴制的革命黨人更加歡迎，有上千上萬的手抄寫着，在大家手裏傳來傳去。但是，有一個一定不變的道理：被壓迫者歡迎的東西，一定是壓迫者頂頂怕又頂頂恨的東西。

所以沙皇政府發氣了。地方上的總督把普希金找了去。

「我要派人去搜查你的屋子，搜查你那些諷刺沙皇諷刺政府的詩，」總督說。

「所有被禁的詩稿統統燒掉了，」普希金說。隨後他就向總督要了紙要了筆，把總督要知道的詩一個字一個字地寫了出來。對着沙皇的大官，他勇敢地寫着那些諷刺沙皇諷刺政府的詩。

後來普希金給沙皇放逐了。

那麼普希金就不寫詩了嗎？不，他從這個地方給放逐到那個地方，他就從這個地方寫到那個地方。

他寫了一本小說叫「甲必丹（炮台司令）的女兒」，裏面寫着俄羅斯官員對邊境上的別個種族的人非常殘酷。他又讚美

坐在他客廳裏，那人便是希利溼。  
「我特地來放我那一槍，你準備好了吧？」

年輕人驚惶失措了，他量好了十二步的距離站着。希利溼舉起手槍瞄準了一回，又放了下來。

「我不習慣對付沒有拿武器的人。我們重新來吧！」

年輕人先不同意，可是終於把手槍裝好了。他們再抽籤決定射擊的先後，年輕人又抽到了第一號。

「好運氣呀！」希利溼嘲笑地說。

年輕人又放槍了，可是這一槍只打穿了壁上的一幅畫。

希利溼向年輕人瞄準了。正在這時後，年輕人的妻子驚叫着跑了進來。

「親愛的，」年輕人恢復了勇氣：「我們在開玩笑！你怕什麼，出去喝杯水再來吧。」

一個反叛俄羅斯的領袖，把他寫得非常英勇，非常豪爽。他還寫過一本小說叫「郭路亨諾村的歷史」，裏面寫一個村子怎樣讓地主們弄貧窮了。

他還寫了許多詩，許多要自由的詩。

這時候，前面說到的一個沙皇已經死了，另一個沙皇繼承了王位。但是這有什麼分別呢，同在一個槽裏喝水的總是同樣的東西。

於是普希金的作品要受很嚴格的檢查。普希金四周有密探跟着，成天打聽着他的行動。

有一次，普希金碰到一個軍官，那個軍官故意侮辱了他，還向他挑戰。誰甘心受氣呢，普希金答應和那軍官決鬥。

那天是一百十年前的二月八日。天在下雪，兩個人站好了，那個卑怯的軍官先開槍。普希金受了傷，過兩天就死了。這是怎麼回事呢？原來那個軍官是受沙皇主使的，是沙皇借別人的手殺了普希金。

這是沙皇怎樣殺了詩人普希金的故事。

但是普希金實在沒有死。他的詩，他的散文，他的小說，一直是大家愛讀的東西。

所以人們說，「普希金活在人們的嘴唇上。」

「是開玩笑嗎？」他妻子問希利渥。

「是的，他慣於開玩笑，第一次他打了我一巴掌，又一次他打穿了我的帽子。」

希利渥又瞄準了。年輕人的妻子向他跪了下來。

「起來，羞恥呀！」年輕人憤怒地叫：「先生，你要嘲弄這不幸的婦人嗎？究竟放不放槍？」

「不囉，」希利渥說，「我滿足了，我看到你猶豫不決，看到你孱弱，我強迫你再射擊我。」他走了，走到門邊，回頭朝那幅畫放了一槍，槍子正從新的槍孔中穿過。



普希金的故事詩

# 漁夫和金魚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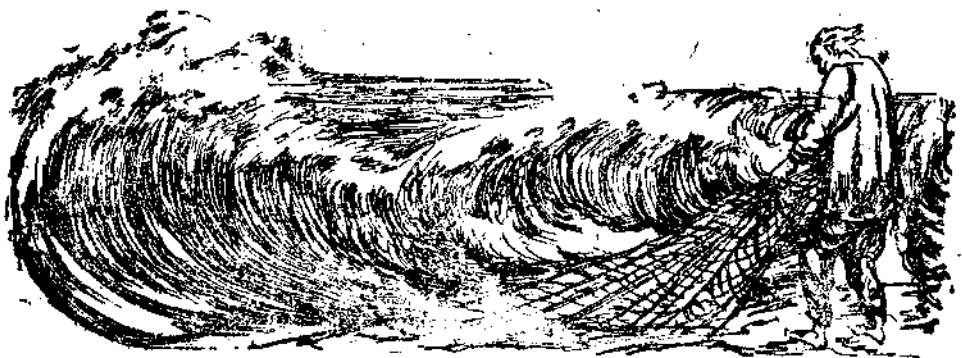
戈寶權譯

今年的二月十日，是俄國大詩人普希金逝世一百十週年的忌辰。普希金生於一七九九年，死於一八三七年。他在俄國文學史上的地位非常高，這不僅僅因為他是俄國的第一位大詩人，同時還因為他是俄國新文學的奠基者和新的文學語言的創建人。

普希金的一生是不幸的：他爲了追求自由解放，爲了寫充滿反抗激情的詩歌，會遭到沙皇的放逐，幽禁和壓迫，中年更因爲家庭的悲劇，在一次決鬥中身亡。但他一生的事業卻是光榮不朽的，他永遠和人民親近，直到現在，他的著作還成千成萬本地在流傳着，他美麗的詩篇還朗誦在讀者的嘴上。

普希金的作品很多，他寫詩，寫小說，也寫劇本和文學批評的論文，他還寫過五個有名的故事詩，我現在特從俄文把其中的「漁夫和金魚的故事」譯出來，紀念他一百十週年的忌辰。

「漁夫和金魚的故事」是他一八三三年十月間在波爾金諾村寫成的，內容採自德國童話家格林的一篇童話，用詩體寫出來。這個故事告訴我們：貪得無厭的人，結果會一無所得。





從前有個老頭兒和他的老太婆，住在蔚藍的大海邊；他們同在一所破舊的小泥舍裏，整整地過了三十又三年。老頭兒每天出去撒網打魚，老太婆就在家裏紡紗結線。有一次他向大海撒下網，拖上來的只是一網泥沙。他再撒了一次網，拖上來的是一網海藻。他又撒下第三次網，這次網到了一條魚，不是條平常的魚，卻是一條金魚。金魚像在苦苦地哀求，用人的聲音講着話：「老頭兒，把我放回大海吧，我要給你貴重的報酬；爲了贖回我自己，你要什麼都可以。」老頭兒大吃一驚，心裏還有些害怕：他打魚打了三十又三年，從沒有聽說，魚會講話。

他放了那條金魚，還向她講了幾句親切的話：「上帝保佑你，金魚！我不要你的報酬，到蔚藍的大海裏去吧，在那兒自由自在地漫遊。」老頭兒回到老太婆那兒去，向她講起這俗天大的怪事：「我今天捉到一條魚，是條金魚，不是條平常的魚；這條魚講着我們的話，請求我把她放回蔚藍的大海，還拿貴重的代價來贖她的身子；爲了贖回她自己，我要什麼都可以，我不敢要她的報酬；就這樣把她放回蔚藍的大海。」老太婆指着老頭兒就罵：「你這個蠢貨，你這個傻瓜！不敢拿這條魚的報酬！就是問她要一隻木盆也好，

我們的那隻，已經完全破得不成話。」

於是老頭兒走向蔚藍的大海：

看見：大海在輕微地起着波濤。

他就開始叫喚金魚，

金魚向他游過來，問道：

「你要什麼，老爹爹？」

老頭兒對她行了個禮，回答道：

「魚娘娘，你做做好事吧，

我的老太婆責罵我，

不讓我這個老頭兒安靜：

她要一隻新的木盆，

我們的那隻，已經完全破得不成話。」

金魚回答道：

「用不着悲傷，去吧，上帝保佑你，

你們馬上就會有隻新木盆。」

老頭兒回到老太婆那兒去，

看見老太婆果然有了一隻新木盆。

這次老太婆罵得更利害：

「你這個蠢貨，你這個傻瓜！」

只要了一隻木盆，你真蠢！

木盆裏可有多少財寶？

滾，蠢貨，回到金魚那兒去；

向她行個禮，問她要一座木房子。」

於是他走向藍蔚的大海，

（蔚藍的海水在騷動起來），

他就開始叫喚金魚，

金魚向他游過來，問道：

「你要什麼，老爹爹？」

老頭兒對她行了個禮，回答道：

「魚娘娘，你做做好事吧，

老太婆罵得我更利害，

不讓我這個老頭兒安靜：

討厭的老太婆想要座木房子。」

金魚回答道：

「用不着悲傷，去吧，上帝保佑你，

就這樣：你們準會有座木房子。」

他走向自己的小泥舍，

小泥舍已經無影無蹤；



在他前面，是座有明亮閣樓的木房子，  
裝着磚造的白煙囪，  
還有柃樹造的薄木板的大門。

老太婆坐在窗下，

更利害地指着丈夫痛罵：

「你這個蠢貨，你這個道地的傻瓜！  
只要了一座木房子，你真傻！

滾回去，向金魚行個禮：

我不願再做低賤的農婦，

我要做世襲的有權柄的貴婦。」

老頭兒走向蔚藍的大海，

（蔚藍的海水不安靜起來）；

他就開始叫喚金魚，

金魚向他游過來，問道：

「你要什麼，老爹爹？」

老頭兒對她行了個禮，回答道：

「魚姑娘，你做做好事吧，

老太婆比以前更生氣，

不讓我這個老頭兒安靜：

她已經不高興做低賤的農婦，

她要做世襲的有權柄的貴婦。」

金魚回答道：

「用不着悲傷，去吧，上帝保佑你。」

老頭兒回到老太婆那兒去，

他看見了什麼？原來是座高樓大廈。

他的老太婆站在台階上；

身單名貴的貂皮披肩，

頭上帶着鑲金的頭飾，

珍珠掛滿頸項，

手上是金戒指，

腳上還穿着一雙紅色的小皮靴。

站在她前面的是忠心的奴僕；

她打他們，揪住他們前額上的頭髮。

老頭兒對他的老太婆說道：

「你好嗎，尊敬的貴婦人！

大概，你的小心兒現在總該滿意了吧。

老太婆罵了他一頓，

就把他派到馬廐裏去當快役。

一個禮拜過去，一個禮拜又來，

老太婆的脾氣發得更利害：  
她再派老頭兒到金魚那兒去：

「滾回去，對金魚行個禮：

我不想再做世襲的有權柄的貴婦，  
我要做個自由自在的女皇。」

老頭兒嚇了一跳，懇求道：

「你怎樣，婆娘，難道發了瘋？  
走路，說話，你都不會，  
你要惹得全國上下哈哈大笑。」

老太婆氣得怒火冲天，

打了老頭兒一個耳光。

「土佬，你怎敢和我，

和我這世襲的有權柄的貴婦吵嘴？——

滾到海邊去，老實對你說：

你不去，也得逼了你去。」

小老頭兒跑向大海，

（蔚藍的海水變得陰暗起來）；

他就開始叫喚金魚，

金魚叫他游過來，問道：

「你要什麼，老頭兒？」

老頭兒對她行了個禮，回答道：

「魚娘娘，你做做好事吧，

我的老太婆又在無理大鬧：

她已經不願再做貴婦，

她要做個自由自在的女皇。」

金魚回答道：

「用不着悲傷，去吧，上帝保佑你！  
好吧，老太婆就會變成女皇！」

小老頭兒回到老太婆那兒去，

怎麼回事？在他前面的是皇家的宮殿，

他看見他的老太婆在寶殿裏。

她做了女皇，坐在桌旁，

侍奉她的都是皇親，貴胄，

給她斟滿從外國送來的美酒；

還吃着蓋有彩印的糕餅；

一羣威風的衛兵站在她四周圍，

肩頭上都扛着利斧。

老頭兒一看，不禁有些害怕；

連忙對老太婆雙膝跪下，

說道：「你好嗎？威嚴的女皇！」

你的小心兒現在總該滿意了吧。」  
老太婆看都沒有看他一眼，  
只使了個眼色，吩咐左右把他趕出。  
皇親貴胄都奔過來，



抓住老頭兒的領瓜推出去。  
跑到大門口，衛兵們趕過來，  
幾幾乎用利斧把他砍死；

人 都在嘲笑他：  
「老糊塗，真活該！」  
這對於你，糊塗蟲，今後是個好教訓：  
一個人應該安守自己的本分！」

一個禮拜過去，另一個禮拜又來。  
老太婆的脾氣被得更利害：  
她派了朝臣去找她的丈夫。  
他們找到老頭兒，帶到她的面前來。  
老太婆對老頭兒說：  
「滾去，向金山魚行個禮，  
我不願再做自由自在的女皇，  
我要做海洋的霸王，  
這樣我可以生活在大海洋上，  
讓金山魚侍奉我，  
還叫她來供我差遣。」

老頭兒不敢違抗，  
也不敢說什麼話來阻擋。  
於是他就走向蔚藍的大海，  
看見海面上起着黑色的大風浪：

激怒的波濤翻騰起來，  
在奔馳，在狂吼。

他就開始叫喚金魚，

金魚向他游過來，問道：

「你要什麼，老爹爹？」

老頭兒對她行了個禮，回答道：

「魚娘娘你做做好事吧！

我怎樣才能對付我那個該死的婆娘？

她已經不願再做女皇，

她想做海洋的霸王；

這樣她可以生活在大海洋上，

你親自去侍奉她，

還供她到處差遣。」

金魚什麼話都沒有講，

只用尾巴在水裏一划，

就游進了深深的大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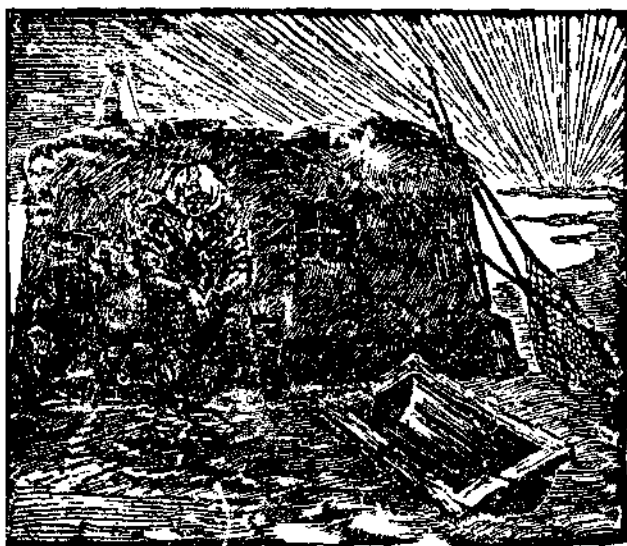
他長久地站在海邊等候回音，

沒有等着，就走向老太婆的身旁——

看見：在他前面重新是那所小泥舍；

他的老太婆正坐在門樑上，

還在她前面的，還是那個破了的舊木盆。





解 放 的 故 事

# 波蘭的故事

思 玄

波蘭，是這次歐戰中最先受到攻擊的國家，它的興亡直接影響歐洲，間接影響世界。我們也應該來談談它的故事。

波蘭崛起於十世紀，原是歐洲一個著名的王國。

可是它過去的歷史，是陰暗的時候多，光輝的時候少。從十二三世紀以來，波蘭就屢受內憂和外患的壓迫。到十八世紀初年，曾一度擴張領土，儼然為歐洲一大國。但是也只如黃昏前的太陽，預告黑暗已經臨頭了。

波蘭的衰弱，主要是因為自己太不爭氣。缺乏團結，政治腐敗，是波蘭傳統的弱點。自身的衰弱，必然招來外侮，這可說是一條定律。何況波蘭四境盡是強鄰，而又無險可守。它東北的俄羅斯，西邊的普魯士，南邊的奧地利，都是有雄圖遠略的國家，個個對它垂涎已久。到十八世紀的中期，從四面連接而來的

侵略，使波蘭完全失去招架的力量，終至釀成慘痛的局面——從一七七二年到一七九八年的二十六年之間，竟為俄、普、奧瓜分了三次。

這樣的亡國的苦痛，自然是難受的了。但是波蘭多數的人民並沒有因此就醒覺過來，一般地主貴族又多半背棄祖國，跟外來的統治者勾結在一起。最初奮然起來反抗的，只有少數進步分子。在他們的策動之下，波蘭有過許多次的獨立運動，可是這些運動，因為力量太單薄，終於一次又一次的被壓平了。

那些進步分子中間，有不少著名的人物。文學家顯克微支和音樂家蕭邦，尤其是大家所熟悉的。讀他們的作品，聽他們的樂曲，我們還會感染到他們那種

亡國的哀怨和憤恨。他們雖然失敗了，但是他們不朽的製作，和他們英勇的鬥爭，把波蘭的民族精神更加擴大了。

第一次大戰的前夕，民族思想在東歐弱小民族中間有了普遍的發展，波蘭自非例外。特別是在帝俄分得的區域裏，人民醒覺得很快。這一面固然是帝俄殘酷統治的反響，一面卻因為受了帝俄革命運動的激盪。爲了共同反抗沙皇的統治，有一個時期，帝俄的革命黨與波蘭人民的確是攜手並進的。

大戰爆發了，波蘭的三個統治者立刻分成敵對的兩邊，德奧是同盟國的主腦，帝俄卻屬於協約國方面。這時的波蘭真是再慘也沒有，國土變成了它們的戰場，人民被編入敵對兩邊的隊伍裏，爲了人家，自己殺自己。

從另一面看，戰爭也往往是被壓迫者翻身的好機會。大戰一開始，波蘭各處就醞釀着獨立運動。跟着戰爭的變化，跟着國際的變化，這個運動也就大大發展起來。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成功。代替沙皇的統治的，是實行社會主義的蘇聯。它首先宣布取消帝俄對波蘭的分割，廢止一切不平等的權益，並且承認波蘭有「獨立統一的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這對於波

蘭是極有利的，給它奠定了獨立基礎。明年，波蘭在協約國的贊助下，恢復了國家。再明年，波蘭更從「凡爾賽和約」得到國際的承認。它是正式式的獨立國家了。

獨立以後的波蘭，其名是共和國，其實大權卻操在一個軍事領袖的手裏，這人就是畢蘇斯基將軍。他的獨裁思想異常濃厚，一切設施專憑一己的意志，獨斷獨行，因此一度引起許多人的反對和指責。可是畢蘇斯基並沒有就此能手，反而變本加厲，越發專橫起來，撕毀憲法，撤換閣員，暗殺政敵，發動政變，什麼手段都拿出來了。憑了這些手段，畢蘇斯基居然樹立了他的統治，造成了清一色的政府。在這個政府裏，一切都保存着原來的樣子，有國會，有內閣，有總統；但是實際上一切都變成了畢蘇斯基的工具和傀儡，再也沒有誰敢反對他，批評他。

這個時期的波蘭，不但一點民主氣息也沒有，而且處處顯露了危機。政治的腐敗，經濟的困難，社會的動亂，都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可是波蘭最嚴重的危機，卻來自國外。波蘭復國以後，並沒有確立一個很好的外交政策，它只是一味的投機，一味的依賴別人。第一次大戰以後，蘇聯就

不斷受到資本主義國家的環攻和壓迫。波蘭也公然趁火打劫，曾在一九二〇年進攻蘇聯，搶得了四萬方里的土地。波蘇的友情因此轉成仇恨。此後波蘭一直拖住了英法反動分子的尾巴，扮演反蘇的角色。東歐各國的民主和民族運動，也常常到它的壓抑和破壞。

一九三三年，納粹德國開始得勢，畢蘇斯基便轉過臉兒來，把英法拋在一邊，走着希特勒的路線。畢蘇斯基的獨裁和反蘇，跟納粹原是同調的，何況德國又和波蘭是貼鄰呢。所以他這種轉變，毫不足怪。至於德國，自然是極端歡迎波蘭的，要實行反蘇，要發動侵略，他都不能不把波蘭化爲自己的禁嚮；看着人家投上門來，還有比這便宜的事嗎？從此，波蘭跟在納粹的屁股後頭，一心想借重希特勒來開疆拓土。屢次破壞東歐反法西斯的運動的，是它。屢次挑撥中歐諸國與蘇聯的感情的，是它。到這次大戰的前夕，希特勒正着手實行侵略。波蘭更加狂妄起來，公然擺出侵略者的姿態，混水摸魚。希特勒吞併奧國的時候，它便把軍隊開向立陶宛；希特勒進佔捷克的時候，它以保護僑民爲口實，幫同攻打捷克。可是就在奧捷相繼覆亡之後，波蘭自食其果了。拿它開刀的，不是別人，正是它所倚靠所供重的鄰邦——德國。

德軍突然進侵波蘭，英法也相繼向德宣戰，歐戰於是正式爆發了。波蘭倉卒應戰，連喘口氣的機會都沒有。英法這時的軍事居於劣勢，無能爲助。不到半個月，近兩百萬的波蘭軍隊，就好像秋風裏的敗葉，全部潰散了。同時，蘇聯爲了防止納粹向東發展，並收回以前的失土，也派了大軍，從東面堆進。就在這麼一種形勢之下，波蘭再度嘗到覆亡的苦痛。

亡國以後，波蘭的政府人員大都逃往倫敦，在倫敦組織了一個流亡政府。可是波蘭人民並沒有因爲沒有了政府就屈服下去，他們紛紛自動組織游擊隊，繼續向納粹抗戰。在亡國後的兩個月內，游擊隊就遍及波蘭全境。

到一九四零年，德蘇戰爭爆發。波蘭人民受到蘇聯的鼓勵和協助，游擊運動更高漲起來。可是同時波蘭又出現了一種官辦的軍事組織，這種組織並不是幫助人民抗戰的，反而是來壓迫游擊隊的，參加的人多半是畢蘇斯基的黨徒和一些失意的軍官，他們的援助來自流亡政府，來自英國的反動分子。從此，波蘭人民負擔着兩重艱苦的任務，在抵抗納粹之外，還得進行防止反動勢力復活的鬥爭。過去的教訓太多了，戰爭的苦痛也受够了，波蘭人民到底覺醒過來了，他們

知道民族的獨立跟政治的民主是不可分的，知道不只是一要趕走納粹，還得自己起來組織民主的政府。在這種目標之下，波蘭人民英勇的繼續向前走去，克服了無數的艱難險阻。

一九四四年的夏季，蘇軍跨進了波蘭平原，德軍節節敗退，歐戰的形勢完全變觀了。就在這時候，波蘭成立了民族解放委員會，宣布民主的政綱，在戰爭當中進行種種改革。到一九四五年的開頭，這個委員會適應人民的要求，又改組成臨時政府。波蘭所有的游擊隊在這個政府領導下，和蘇聯的友軍並肩作戰，不久就解放了首都華沙，接着解放了整個國土。新的波蘭於是誕生了。

流亡政府和國際上反動分子自然是非常恐懼波蘭人民的勝利的。戰爭之前，他們通過那些官辦的軍事組織來打擊他們。戰爭之後，他們又利用國際干涉來破壞他們。直到舊金山會議的時候，波蘭還是國際會議席上大家爭執的對象。英美支持流亡政府，蘇聯支持人民政府。

然而已經生長起來的人民力量是不可抗拒的，不怕打擊和破壞的。所以波蘭問題在幾度僵持之後，終於獲得了比較圓滿的解決。到一九四五年的六月間，

波蘭成立了聯合的民主政府，立刻得到英美的承認。這一年多來，波蘭不但在順利的推行民主的建國的工  
作，而且在國際和平的促進上，也表現了良好的成績，它的確走上新生的道路了。

波蘭的故事是最有教訓的意味的。從前的人，常常波蘭當作亡國的警戒，因為它亡國的事蹟太慘了，而亡國的前因後果也太清楚了。現在我們一面爲這新生的波蘭祝福，一面也該從它的教訓裏作個深切的反省。

## 航海的故事

劉虎如著 定價九角

這本書講的是航海家的冒險故事，如馬可波羅的長期旅行，達迦馬繞過好望角的印度洋航行，哥倫布的發現新大陸，麥哲倫的環航地球……等等，一直講到英國怪傑德賴克的海上生活爲止。全書分七章，是部早期航行發展史。



# 一個老牌殖民帝國 英國在戰後

· 原 陳 ·



十萬平方哩的王國，五千萬的人口，統治着千四百萬平方哩的領土，和五萬萬的人民。也就是說，小小的島國，統治着比它面積大上一百倍的地區，比它人口多上十倍的人民。

世間真有這樣神奇的事嗎？

有的，這就是老牌的殖民帝國——大英帝國。

英國的本土在歐洲的西北角。那是兩個大島和好幾千個小島構成的。這些島嶼上面，自從發現了煤和鐵之後，就帶來了有名的產業革命：於是乎有一個時候英國曾經領導了世界的產業界。

單就這些島嶼來論英國，這是很蠢的事。因為它的領土大得可驚，它的資源也來自世界各處呢。

這是一個罕見的王國。這廣闊的領土，並不集中於一個地方，卻分佈在五大洲上。英國俗語說：「帝國領土無落日」，就是指這一點。除了本土之外，英國有三種形式的領土：

第一種形式是「自治領」。這些自治領大都有很發達的工業，大都有很足以稱雄的農業或

畜牧業。這樣的地方一共有五個：在北美洲的加拿大，在南太平洋的澳洲聯邦和紐西蘭，在南

非洲的南非同盟，和在本土的南愛爾蘭島——愛爾蘭自由邦。這些自治領，一眼看上去，和獨

立國沒有什麼分別：他們都有自己的內閣，有自己的官員，有自己的法規，有自己的政黨。他

們也和別的國家發生外交關係，例如加拿大，他派大使到我們中國，我們中國也派大使到他們

那裏，恰像英國派大使到中國，中國派大使到英國一樣。然而這五個自治領，卻服從帝國的最

高指示。它們都意識到：自己是大英帝國中的一環。雖然這種意識越來越沖淡了，主要的原因

之一，是美國的影響滲入了自治領。加拿大跟美國是隔鄰，他們的買賣，甚至比加拿大同它的

主人國家（英國）還要密切，這不必說了；就是澳洲聯邦和紐西蘭，也因為作戰中美國會給了

他們不少的好處，而在戰後對美國有特殊的好感。這是報章上所謂的自治領的「離心傾向」。

第二種是殖民地，最重要的是印度了。印度在我們西藏的南方，物產非常豐富。新近英國允許它「獨立」了，但是英國心裏其實想的是：印度名義上獨立，實際上要聽英國的話。因為英國有許多原料是靠印度來的，差不多四萬萬人口的印度，也是英國貨的一個大市場。

第三種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由國際聯盟交給英國統治的。這些地方叫做委任統治地——比如現在發生嚴重糾紛的巴力斯坦，就是當中的一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這些地方本來都要拿出來，交給聯合國機構去「託管」的，可是英國到現在還不肯把重要的地方拿出來。正相反，英國想叫它們作名義上的獨立，來避免交出來，外約但的獨立，就是這個樣子的。

可是，你若以為大英帝國僅僅包括這三種領土，那你又錯了。

在亞洲和非洲聯接的大陸腹部，有着英國所控制或它企圖控制的國家。比如說，非洲北部的埃及，十幾年來不是在英國的控制下過日子麼？舉個例說，英國要棉花，埃及就種棉花——連好些原先種食糧的地皮，也都種了棉花。

中東一帶也是英國想霸佔的。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它在這製造了一個「獨立」的伊拉克，第二次大戰之後，它在這裏製造了另一個「獨立」的外約但。英國的軍隊駐在敘利亞，黎巴嫩，巴力斯坦；英國的資本開發着伊朗南部和伊拉克一帶的豐富的油田。英國要獨霸中東，爲了兩個目的，一個是戰略上的，另一個是經濟上的。戰略上的目的是爲了保護它自己的「生命線」，經濟上的目的是爲了那石油。爲了這，在戰後它遇到一個勁敵，就是美國。

那麼，通常所謂「英國的生命線」，是指什麼呢？

英國的生命線就是聯絡它的本土和殖民地的交通線。這些交通線不止一條。但是通常是指當中最重要的一

條，也就是經過地中海的一條。

直布羅陀海峽是這一條生命線的開始。這裏有着英國的軍港直布羅陀，沿着地中海的航線，經過了英國在地中海中央的基地馬爾他島，到了蘇彝士運河——這條運河實際上也是操縱在英國人的手裏——。運河的兩旁都有英國的軍港。過了蘇彝士運河，入紅海，出亞丁灣，這裏又有英國的軍港亞丁。過此進入印度洋，就可以分赴大英帝國在東方的幾個地區了。

這是英國和東方聯絡的最近捷的，最重要的水路。

英國是一個老帝國。它的王帝其實沒有什麼實際的權力。它還是一個立憲帝國，這就是說：它有國會。國會通過法律，國會又檢討執行者的功罪。然後它有一個執行日常事務的內閣。這個內閣從一九四五年七月起，是工黨執政的內閣。英國的工黨字面上是代表工人的，其實卻是一個徒有美名的黨。它並不能代表工人。它甚至不能代表比較進步的思想。這一點是連屬於工黨的許多議員也感覺到的：工黨現在執行的政策，比之保守黨還要反動。

如果說戰後的英國沒有一點變化，這也是不對的。至少，它今天碰到了歷史上最大的對手——美國。是這個對手，衝進了大英帝國的天下，要分享它的好處。但是和這同時，英國卻拚命拉它替自己撐腰。為什麼？因為英國比打仗前弱了許多，而帝國裏面的人民，卻比打仗前清楚了許多。少數的統治者，就不得不屈膝去請外國救兵，來挽救自己的命運了。雖然歷史已不止一次的證明了這只是徒勞的幻想。

# 人類史話

陶秉珍譯

定價三元

用藝術的手腕描寫人類過去的生活，房龍的「人類故事」，算是成功的著作。本書原著的材料，的確比「人類故事」更新鮮些，譯者為免去讀者感到枯燥無味，把各節從新排列，分割段落，刪去不重要部分，使讀者得到一個進化階級的觀念，不但可作少年讀物，即作為一般人的讀物也很有價值。

開明書店 印行

# 家庭小實驗

從日常生活認識科學  
用科學解釋自然現象

2

## 食品的檢驗

我們從經驗得知，選擇食物有兩大重要的消極條件：第一要清潔純粹，第二要合於胃口。所謂清潔純粹，是指其中不含雜質，對身體沒有毒害。所謂合於胃口，是指吃了覺得舒服，容易消化。我們又知道食物在人體裏邊消化和吸收的過程完全是一種化學反應，所以我們所吃的食品，若是在經過化學反應以後，足以造成一種有害於身體的質素，使我們覺得痛苦的，那就決不是一種好的食品。

一般人通常都服從經驗的指導，如果他們吃了什麼東西，覺得肚子裏不舒服，他們就不願意再吃這東西了。然而在現代，已經有食物化學家來指導我們，可以使我們不必再用自己的肚子來作試驗了。化學家知道得很清楚，哪種食品容易消化，哪種食品不易消化。他又知道，用作食品的香料，色質，防腐劑等，哪些是有害的，絕對不能摻入，哪些是無害的，可以放心使用。

食品的主要成分，是由碳氫氧等元素所組成的化合物，可以大別為三類：即醣類，脂肪類，和蛋白質類。醣包含糖和澱粉兩種，大都存在於植物性食品中。脂肪和蛋白質大都存在於動物性食品中。

澱粉遇碘，就轉成藍色。這是檢查澱粉的最靈敏的方法。碘酒是碘的酒精溶液，為家庭常備藥品之一。你家裏如果有一瓶碘酒，或是你能夠從藥房裏或醫院裏買到一小瓶碘酒，你就可以檢驗食品中的澱粉了。

【實驗一】檢查穀類中的澱粉

取麵粉少許或白米數粒，放在三分之一試管（可以用糖磁杯代替）的水中煮沸數分鐘，靜待冷卻。等到完全冷卻後（若非完全冷卻，試驗的成績就不能正確），滴入酒精兩三滴。這時候你將看見溶液轉成藍色，表示其中有澱粉存在。

【實驗二】檢查果物中的澱粉

取蘋果兩隻，一隻較生，一隻較熟。把它們剖開了，各切取一片，用毛筆蘸碘酒塗之，即見較生的蘋果現藍色，較熟的蘋果卻不現藍色。可見果物在未成熟時含有澱粉，在成熟時就化成了別的質素——糖了。

脂肪的比重較水為小，且又不溶於水，所以凡是含有脂肪的食品，一經放在水中煮沸，即熔融而浮於水面上，極易檢出。豬牛羊類脂肪的物理性狀，各各不同，一看就能區別。惟牛酪與人造牛酪（麥其林），其色澤硬度，大致相同，欲加區別，可用下法。

【實驗三】牛酪的檢驗

牛酪係從牛乳中取出。人造牛酪則由棉子油或其

他脂肪仿製而成。欲加區別，可用新鮮牛乳三分

之二試管，在酒精燈上微微加熱，待煮沸後，投入牛酪一立方厘米，以玻璃棒攪之使熔。然後離火，仍不絕攪動，待溫度稍降後，把它放在冷水裏（以不令試管碎裂為度），仍繼續攪動，直至牛酪凝固為止。如果試料為真牛酪，則其凝固後之粒子極小，能均勻地分佈於牛乳中，如果為人造牛酪，則結果仍凝為整塊，可用玻璃棒撥出。

至於蛋白質的檢查卻非用化學方法不可，蛋白質中除了含有碳氮以外，還含有氮和少量的硫。經化學的處理以後，其中的氮會成爲氮氣而放出。

【實驗四】檢查雞卵及肉類中的蛋白質

在試管中盛生卵白或瘦肉一立方厘米，及氧化鈣（即石灰）一藥匙，並加入清水三四滴。把這混合物放在酒精燈上微微加熱，時時離火，勿使焦枯，約經一分鐘後，試開管口，即發現有氮氣之特臭。若潤溼一紅色之石蕊試紙置於管口，不久就成爲藍色，此即表示管中確有氮氣發生，從而可斷定卵白及肉類中含有蛋白質。

【實驗五】檢查馬鈴薯皮中的蛋白質

馬鈴薯雖然是植物質，但是它的皮裏卻含有少量的蛋白質。試把切碎的馬鈴薯皮約一立方厘米盛入試管中，加氧化鈣一藥匙，及清水三四滴。把這混合物放在酒精燈上微微加熱，試聞其臭味並用紅、石蕊試紙試驗，檢查其有無有氨氣發生。

【實驗六】證明蛋白質中含有硫

取雞卵白約三立方厘米，和以四五藥匙之氧化鈣粉末，混和了川手指團成泥丸狀，置銅質湯匙中於酒精燈上加熱。其次取硫化物試紙（製法見少年化學實驗手冊）一張潤溼了放在混合物上方，即見試紙轉成黑色。這是蛋白質中含硫的證據。

食物中除了含有澱粉，脂肪，蛋白質以外，還含有許多無機鹽，最常見的為鈉，鉀，鈣，鐵等，例如葡萄乾中含鐵很多，可以下法實驗之。

【實驗七】證明葡萄乾中含有鐵

取葡萄乾兩三粒，用手指撕成碎屑，置於試管中。在試管中注水至管高三分之一，加入亞鐵氰化鉀一藥匙。然後把試管放在酒精燈上加熱，直至沸騰。待冷卻後，即見管中液體現藍色，這就是葡萄乾中含鐵的證據。

## 少年化學實驗手冊

顧均正著 定價一元九角

少年們都喜愛做化學實驗，因為做化學實驗是一種學習，同時也是一種娛樂。本書是指導少年們做化學實驗的，共包含實驗兩百多個，凡化學上的各種重要知識，都已包括在內。所有儀器藥品，外埠讀者可向林森中路九二七弄六三號少年科學社函購，上海讀者可向福州路四〇六號科學儀器館或本店門市部面購。

## 化學反應圖解

沈鼎三譯 定價一元

## 化學計算法

沈鼎三著 定價一元

開明書店印行

兩個特殊的數  
一 和 零  
王 峻 岑

我們初到學校裏來，碰到許多許多的同學們，彼此不認識。可是日久天長了，不但摸清了每一個人的脾氣，而且有了很好的交情。對於數目也是這個樣，最初也許覺得很討厭，可是久而久之，便會和它們發生了情感；而且漸漸的會感覺出來，有許多地方，數目也和人一樣，至少有些相似之點。

一個人一個人的湊起來，叫做人類；一個整數一個整數的湊起來，叫做「整數系」。人類按照性別分做男性和女性，一個人，非男即女；整數按照它的性質也可以分成兩大類，不是奇數，便是偶數。

又如在農業社會裏，一個人對於家庭的組織是十分重視的，到了相當年齡的人，如果沒有結婚便是一種很大的缺陷，因此成家 and 立業，同是人生最高的理想。一個人不但要成家，而且最好能維持一個大的家庭，不管家裏邊的家務多麼繁累，精神多麼痛苦，可是生在農業社會裏，這個大家庭制度就必須維持下去。因此對於一個人的祝詞，多福多壽之外，還要多男子，而五世同堂就更更掛匾慶賀了。但是等到農業社會發展到工業社會的時候，人的生活形式就發生了變化，原有的家庭制度沒法維持了，大家庭化成了小家庭，獨身的光棍兒才不被人藐視。——幹嗎要說這些閒話？因為整數還有另外一個分類，相當於一個人的有無家族。

我們知道，一個數除去一和本身以外沒有約數的叫做「質數」，凡不是質數的便是「複數」，所謂複數就是許多質數相乘而合成的數，所以複數也叫做「合數」。質數好比獨身的數，複數便是有家族的數。

說到這裏，我們的聯想可就越來越多了。譬如說：一個數有它的倍數和約數，就好像一個人有他的兄弟或姊妹一樣。一個人的哥哥的哥哥還是他的哥哥，一個人的弟弟的弟弟還是他的弟弟；對於整數，一個數的約數的約數還是它的約數，一個數的倍數的倍



一和零是兩個稀奇古怪的數

數還是它的倍數，——這不是很好玩的事情嗎？

這且不提。卻說整數裏邊，現在要向大家介紹兩個個性最特殊，脾氣最古怪的數。是誰呢？那就是「一」和「零」！

「一」和「零」？——太熟了！天天見面。見面是見面，可是它們的脾氣恐怕你還有點摸不清楚。我且問你：「一」是什麼？「零」是什麼？這卻有點不好說。

年齡大一點的同學要費思索了，可是一位低年級的小朋友卻能夠勇敢而嚴正的回答我：

「一」是一個「數」！

不錯，「一」是一個「數」。我們現在能夠毫不遲疑的承認它是一個「數」。可是在很早的時候，人們卻不一定這樣想。試問，什麼時候我們才知道有「數」呢？當着我們去計算的時候才知道有「數」；換一句話說，就是在我們去數東西的時候，才知道有「數」！東西多的時候才需要去數，東西只有一個的時候，根本就用不着去數。所以認識「一」也是一個「數」，這件事情並不太早，甚至於到了十八世紀還有人說：「一不是數」。

不過「一」的確是一個「數」，不但是「數」，而且還是「整數」；不但是「整數」，而且還是「整數開始的一個數」。

同樣的，「零」也是一個「數」。可是「零」的意義是「沒有」；「沒有」也是一個「數」，這比「一」更難說了。我們可以這樣想：整數要從「一」開始，所以「一」是整數開始的一個數」。可是，要想表示

## 水·空氣·陽光

李 梨

久旱不雨，就成了荒年。田裏的農作物缺少了水分，便會枯萎而死。這是什麼緣故呢？原來植物生長，有十幾種元素是它所必需的，其中如氮，磷，鉀等都要用根吸收。這幾種元素的化合物如果不能溶解在水裏，植物的根就無法吸收它們了。再則，久旱不雨，泥土堅硬得跟石塊一樣；植物的根就無法滋長。水分少了，植物的根既不能滋長，又不能吸收所需要的元素，因此就全體枯萎了。

植物生長的時候既然不能缺少水分，可是爲什麼漲大水的時候，植物又會給淹死呢？





「一」，最明顯的譬如說我們要用一根線的長去表示「一」，那麼應當從什麼地方開始呢？這個開始的地方它應當用怎樣的一個數去表示呢？——這個開始的地方，它的數便是「零」。所以我們說：「零就是「一」開始的一數。」那個意義也就是說：「零是『整數開始的那一個數』的開始的一個數。」這句話有點別扭，不大好說也不大好懂。可是這種情形沒法避免，我們要知道，越是最簡單的東西越不容易懂，平常所謂，不說還明白，越說就越糊塗了。

現在我們再換一個說法。首先，「一」和「零」都是一個數，這句話你可以承認。同時我們又知道，任何數除自己，結果總是「一」，任何數減自己，結果總是「零」。所以我們說：「一就是任何數自除之商，零就是任何數自減之差」。用算式表示，甲代表任何數。

$$\frac{\text{甲}}{\text{甲}} = 1 \quad \text{甲} - \text{甲} = 0$$

現在我們要進一步，看一看它們的性情了。平常要想了解一個人的個性，需要從他的行動上去觀察，所以要想認識「一」和「零」的性情，也要在它們的運算上去觀察。

第一，讓我們先看看，它們自己和自己發生關係的時候是什麼情形。

$$\begin{array}{llll} 1+1=1 & 1-1=0 & 1 \times 1=1 & 1 \div 1=1 \\ 0+0=0 & 0-0=0 & 0 \times 0=0 & 0 \div 0=? \end{array}$$

「一」是個男性——奇數。

「零」是個女性——偶數。

在這裏：一加一不等於一，這很簡單；一減一結果是零，所以說，零和一是有極密切的關

大家只知道動物必需要呼吸空氣，呼吸不舒暢，便覺得難受，要是閉住了呼吸器官，便會窒息而死。其實所有的生物都需要空氣，植物也不能例外。植物的根也要呼吸空氣。那些空氣是從看不見的泥縫中源源流到土地裏面去的，供給很充分。要是漲了大水，泥縫全給水充滿了，空氣無從流入土地裏面去，植物的根便會窒息了。所以大雨之後，我們就得鬆土，把雨水沖平了的堅實的泥土翻鬆，使空氣容易流進去。

植物需要水跟空氣，同時也需要陽光。

植物在陽光的照射之下，才能够製造葉綠素，才能够把從空氣裏面吸收到的二氧化碳氣製成醱類。因此在陽光下面，



「一」是個光棍兒——質數。  
 「零」有着個大家族——是複數。

係的；除此以外都沒有什麼；不過零除零卻是——

「零除零還是零！」有人這樣說。

「不；零除零是一！」也有人這樣說。

可是，別慌，這個問題不簡單，咱們暫且留到後面再說。

第二，讓我們再看看，它們和另外的數發生關係的時候是個什麼情形。假如甲代表另外的一個數，不是「一」也不是「零」，那麼：

$$\begin{array}{l} \text{甲} \times 1 = \text{甲} \\ \text{甲} \times 1 = \text{甲} \\ \text{甲} \times 1 = \text{甲} \\ \text{甲} \times 1 = \text{甲} \\ \text{甲} \times 1 = \text{甲} \\ \text{甲} \times 1 = \text{甲} \\ \text{甲} \times 1 = \text{甲} \\ \text{甲} \times 1 = \text{甲} \\ \text{甲} \times 1 = \text{甲} \\ \text{甲} \times 1 = \text{甲} \end{array}$$

二加一是三，三加一是四，所以任何數加一是它「右邊」的一個數；七減一是六，六減一是五，所以任何數減一是它「左邊」的一個數。其餘的都沒有什麼，只有「零除甲」又是一個問題。

我們知道，加減乘除不是四 獨立的關係，減是加的還原，除是乘的還原。所以用「除數」去除「被除數」求商，就和我一個數乘「除數」能等於「被除數」，實在是同一個問題。那就是說：

$$\begin{array}{l} 0 \times 0 = 0 \\ 0 \times 0 = 0 \\ 0 \times 0 = 0 \\ 0 \times 0 = 0 \\ 0 \times 0 = 0 \\ 0 \times 0 = 0 \\ 0 \times 0 = 0 \\ 0 \times 0 = 0 \\ 0 \times 0 = 0 \\ 0 \times 0 = 0 \end{array}$$

但是任何數乘零都是零，不等於非零的數，所以：

$$0 \times 0 = 0 \text{ 這變， } 0 \times 0 = 0 \text{ 這變。}$$

第一個答數是什麼都行，第二個答數是什麼也不行。這是一個奇蹟！

植物才會生長旺盛。要是照不到陽光，植物的枝葉會呈現淡黃或淡白的顏色。植物渴需陽光，有着強烈的追求陽光的本能。直立生長的植物，長在背陽光的地方，便會彎彎曲曲伸向有陽光的地方去，這是很常見的情形。

植物缺少了陽光，就會顯出病態。但是陽光過分強烈了，譬如在夏天的烈日下面，植物也要枯萎。這又是什麼緣故呢？

植物的根是吸收水分的，而葉片是發散水分的。陽光越強，水分就發散得越快。在水分的發散過分快而供求不相應的時候，植物的葉片就枯萎了。在夏天裏，有些植物在烈日下曬了一整天，葉片就垂了下來，到了夜裏，葉片的發散水分的作用停止了，而根



從上面這些關係裏，我們可以對於一和零的個性作個有趣味的對照：  
 第一，對於任何數，在加減的時候，「一」具有左右兩可的游疑性，而「零」則具有消滅自己的犧牲性。

$$(甲+1=甲+數, 甲-1=甲-數; 甲+0=甲, 甲-0=甲)$$

第二，對於任何數，在乘的時候，「一」具有隨人調遣的服從性，而「零」則具有獨斷獨行的獨裁性。

$$(甲 \times 1 = 甲; 甲 \times 0 = 0)$$

第三，一和一，零和零，在除的時候，「一」具有固執的拘束性，而「零」則具有無所謂的隨便性。

$$(1 \div 1 = 1; 0 \div 0 = \text{任何數})$$

第四，對於任何數，在除的時候，「一」具有毫無成見的依賴性，懦弱的不能支配性，而「零」則具有剛愎的強制性，頑固的搗亂性。

$$(甲 \div 1 = 甲; 甲 \div 0 = \text{任何數})$$

一和零，這兩個數的個性是有多少顯著的不同！一個是極端的懦弱，一個卻是極端的剛愎；一個太老實，一個又太調皮。尤其是，因為在除法裏，零除零等於什麼都行，零除以的數，等於什麼都不行，所以我們大家約定好，——在除法裏，什麼數都可以作除數，惟有零不能作除數；換一句話說，在除法的活動裏，我們要開除了零的學籍！這是一件頂要緊的

「一」太老實，太懦弱。

「零」又調皮，又剛愎。

事情，我們要好好記住。不然的話，它就會在暗地裏給你搗亂，許多算題裏的錯誤，大半都

仍在吸收水分；所以第二天早上，植物好像也睡了一覺似的，精神恢復了。

關於植物葉片的發散水分，有一件極其重要的事：就是大多數植物，在過冬之前，要把葉片脫掉。原來冬天雨水少，植物的根不能很充分地吸收到它所需要的水分，假使葉片照舊發散水分，那是多麼危險呀。因而它把葉片先行脫掉了，避免水分的散發。

常綠樹在冬天是不脫掉葉片的。常綠樹的葉片上有蠟質或是茸毛保護着，可以使水分的蒸發非常緩慢。因此在強烈的日光下，常綠樹的葉片也不會顯得枯萎；過冬的時候，它也無須把葉片脫掉。



和零有關係！

最後我還要告訴你兩件事情：一，因為在整數系裏，奇數的左邊是偶數，偶數的左邊是奇數，「一」既然是奇數，所以「零」就應當是偶數；二，一除了一以外沒有約數，所以「一」是質數，可是「零」的約數卻有無窮多，所以「零」又是個複數。假如給它們開一個玩笑的話，我們可以說：「一」是一個男性（奇數），「零」是一個女性（偶數）；「一」是一個光棍兒（質數），「零」則有一個很大的家族（是複數）。「一」和「零」就是這樣兩個稀奇古怪的數。

## 狗跟貓的吵架 —— 斯人 ——

一隻貓檢到一根肉骨頭，吃力的啃着。

一隻狗走過來。「朋友，我有一條魚，一條頂好看，頂好吃的魚。我看咱們交換了吧。」

「爲什麼？」貓眨眨眼睛。

「因爲咱們是朋友。」

「朋友嗎？那麼不先把那條又好看又好吃的魚拿來。」貓還是使勁啃着肉骨頭。

「你先把肉骨頭給了我，我一定拿來。」狗倒不是說謊，他確實有那麼一條漂亮的魚。

「既然咱們是朋友，爲什麼你不能先給我呢？」貓說。

「我也可以這樣說：既然咱們是朋友，爲什麼你不能先給我呢？」

「要是我給了你肉骨頭，你可不給我魚，我怎麼辦呢？」

「我也要問你，要是我給了你魚，你可帶着肉骨頭跑了，我怎麼辦呢？」

「我沒有這樣不要臉，」貓大聲叫起來。

「我也不是無賴，」狗叫得更響。

「有什麼保證，可以叫我相信你這樣一個狗頭狗腦的東西。」

「嚇，我也信不過你這個跳樑的賊。」

「嘶——」貓豎起尾巴，全身的毛都直了起來。

「汪，汪，汪，」狗大聲的吼。

他們兩個朋友就吵架了，爲了要一個保證吵架了。



# 陽光下面的生活

流 誌

——他的名字叫子彈

他本來沒有名字，靜靜的躺在美國底德律州的地層，深深的地下層，已經幾萬年了。外面世界是什麼樣子，他一點也不知道，也不想去知道。

那天，地面上響起了幾聲巨雷，把他震動得十分利害。什麼事？沒有誰知道，他只覺得身上的負擔太大的減輕了。但是一切又都恢復了平靜，好像從沒有發生過什麼事。

他不會計算時間，不知道日子又過了多久，頭上叮叮噹噹的一陣響，再一會，就有強烈的光從上面射進來，後來他才明白，那是太陽的光。

就這樣，他開始了陽光下面的生活。

沒有一種語言可以表達出他在溫暖的陽光下面所感覺的喜悅，在冰涼的地下層中，他從來沒有夢想到會有這種幸福。空氣是多麼新鮮而明亮呀！

他第一次看見了人。人們十分忙碌，嘴裏儘講着

話，他不懂，也摸不清他們在幹什麼事。

他看見了人的世界，幾十層的摩天大樓，各式各樣輝煌的建築。火車，汽車，霓虹燈……他被人們裝上火車，沿途，他看見了這些，覺得新奇有趣。

他會見了許多先到世界上來的伙伴，他們已經完全改變了，他們有各種漂亮的名字，如：機械，鉗子，鐵軌，坦克……他覺得自己寒傴，羞答答的躺在火車上不作聲。

漸漸地，他懂得了人類的語言，也開始理解周圍的事件了。

他明白全世界正在進行着一個可怕的戰爭，德國的，意國的和日本的獨裁政府在進攻所有愛和平的人們；他也明白人們把他從地下面弄出來的目的，希望他能夠幫助美國人，英國人，蘇聯人，法國人和中國人去抵抗侵略他們的軍隊。

當他了解了這些以後，他很愉快，在地下棚裏糊塗的睡了幾萬年了，一到世界上來就有這麼有意義的事情做。這多麼教人興奮啊！他一同出來的伙伴全都十分興奮。

他非常忙碌，人們沒有讓他休息過一分鐘：一會兒他被火燒融了，一會兒又給他吃了一些東西，再一會他又在冷水裏沐浴。這許多時間中他驚奇着自己有這麼多的形狀，有這麼多的忍耐力，雖然，轉來運去弄得他有點頭昏，可是他還聽見人們在說：「又是一顆子彈快完成了。」

啊！從此，他的名字叫做「子彈」了。  
「快完成了！」他將要受到最後的磨光工作。

## 二 瑪麗小姐的眼淚

他同許多子彈都走進了一間巨大的屋子，他看見坐在自己不遠地方的一個女工，他明白自己將捏在她的手裏。

這個女工年輕漂亮，金黃的頭髮，長而且彎曲。雪白的臉孔上閃着兩顆又大又亮的藍眼睛，他還來不及仔細看，已經被捏在她那雙柔軟的手裏。他只能看見她那掛着一個微笑的嘴唇，好像說：「小東西，讓

我來給你磨光吧！」

這時候，一個胖胖的女工走過來，拍拍這位女工的肩膀，

「瑪麗，你有封信！」

瑪麗小姐，多好的名字。

瑪麗小姐向那胖女工道了謝，急忙的拆開信，子彈還捏在她手裏。

他覺得瑪麗小姐手冷下來，帶着他一起在抖動起來。漸漸的瑪麗小姐的手垂了下來，一顆淚珠正滴在他身上；辛酸，熱辣，幾乎使他窒息了。他偷偷的向上面看，瑪麗小姐的眼眶裏充滿了淚水，淚珠沿着兩頰往下滾，滾。

瑪麗小姐後面站了許多人，他們好心好意的安慰瑪麗，一會兒，瑪麗小姐站起來說：

「謝謝你們，我懂得了，我要報仇！」

子彈從那些談論中間，明白了一個故事：

瑪麗小姐結婚才一個月，她那年青健壯的丈夫約克就被徵入伍了。不幸他在前綫給德軍擄去了。

在集中營裏，約克吃了許多苦，挨打，做苦工，挨餓……約克忍耐不住了，就和許多俘虜計劃逃脫。

一切都準備好了，行動也十分機密迅速，三百多

人安全地逃出了集中營。約克和另一個被俘的軍官走在最後，那位軍官大意了一點，觸在電網上給灼傷了。約克趕忙去救護他，結果給德國兵發現了，捉了回去，被德國兵活活的燒死在化屍爐裏。

信是一個逃回來的士兵寫的，那士兵是約克的好朋友。

子彈心裏難過，可是說不出什麼話來安慰瑪麗。瑪麗小姐很快的恢復了工作。當他的身體被磨光亮了，她把他拿到嘴唇邊，吻了他一下，輕輕的說：

「親愛的小子彈，你替我的約克報仇吧！」

他快要出房門了，再回頭看看那位瑪麗小姐，她正發瘋般的工作着，蒼白的臉上留着淚痕，嘴角上的微笑消失了，永遠消失了。

「我會替你報仇的！好瑪麗小姐！」

他被運出了這間屋子。

### 三 等待，等待……

子彈們裝好了箱，準備上前線去了。大家都很興奮。

這是個不愉快的日子。地中海有電報來，美國運輸艦八艘在那兒被德國飛機炸沈了。那八艘運輸艦滿

載着軍火。假如北非戰場上的盟國士兵再得不到軍火接濟，就很可能支持不了。他們要求趕快得到補充。

成羣的大運輸機集合起來。爲了搶救勝利，必須把軍火用儘可能的速度，送到北非戰場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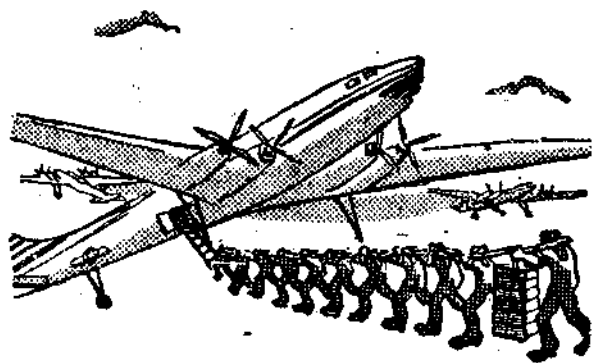
他在箱子裏很焦急，看着一批一批的子彈都出發了。他用力叫：

「伙伴！勇敢些！你們要向敵人的要害裏鑽！我也就來了！」

「再會！再會！」

堆積如山的軍火，一箱一箱搬上飛機運走了，卻沒有輪到他，他憤怒地狂叫，可是全沒有用處。

瑪麗小姐的聲音在他心裏響起來了，他好像看見一個又大又猙獰的惡魔，把許許多多的像約克一樣的體面的人們投到火爐裏去；衛兵們的安詳的脚步聲，使



他起了反感。

「你！你！你怎麼在這裏安詳的踱方步啊！約克們都被燒死了呢！」外面沒有人回答。脚步去遠了。他絕望了。他彷彿看見瑪麗小姐的眼淚流成了河！

一個月過去了；他還是等待着。他時常想到，「已怎樣地穿過那殺死約克的德國劊子手的胸膛。他將用盡氣力穿透他的心臟，然後唱着一支歌勝利的衝出來，看那屍首在他後面像朽木一樣的倒下去。」

他唱着：

「噓！噓！噓！

進去，進去！

法西斯！法西斯！

死，死，死！」

可是他還得等待，愈來愈使他不耐了。

又是一個月過去了，一個月，一個月……該是過了半年了吧，終於有一天，人們來搬運他了。那是兩個兵，一個嗓子高，一個聲氣粗。

「這一批是給中國人的，」嗓子高的一個說。

「伙計，聽說中國人打得不是很好呢，」聲氣粗的一個說。

「是呀，公報上不是說，日本在進攻長沙嗎？」

「中國人真不行。」

「可是也不見得，等着瞧吧！」

兩個兵把他搬上大船之後，就走開了。他替瑪麗傷心，沒有能替她丈夫報仇。不過等待的日子可結束了，這總是件值得高興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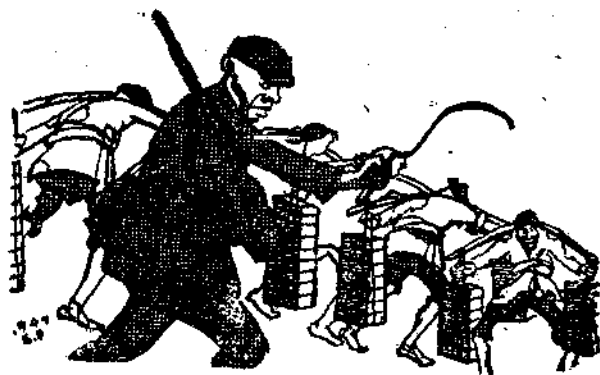
#### 四 到中國了

坐了船，又坐飛機。他聽見人們在說：

「到中國了！」

飛機停下來後，中國人把他和同伴們一道挑在肩膀上，慢慢的走出飛機場。

眼前的景物跟在美國是如何地不同呀！道路狹窄，彎曲，崎嶇不平。偶而經過鄉村，全看到些破破落落的屋子。一路上車輛很少看見。那些中國挑夫們，衣裳破得不能再破了，





四肢瘦得像枯柴一樣。他們挑着極重的擔子，嘴裏老是哼哼呵呵的唱着。押運的兵士不時咒罵他們，催他們快走。他們也不反抗，也不加快步子。到了倉庫裏，他們默默地拿了一點點工錢就走開了，這是怎樣的人民啊！

他躺在陰暗的倉庫裏，想着中國人民，這樣的人民也被逼着走上戰場了，多麼殘酷啊！忽然，他想到瑪麗小姐，他想，瑪麗小姐一定也願意他幫助這些善良的中國人民作戰的。

夜深了！除了門口一盞暗黃的電燈外，四週全是漆黑的。外面很靜，偶然有一陣輕微的風吹得野草息息的響；過了一會兒，又寂靜了。

他聽到門口的兩個衛兵在說話。起先他們在發牢騷，後來漸漸地談起自己的家鄉來了。一個說，他家在山東，妻子又年輕又能幹，還有一個女兒，現在該是六歲了……不過，家鄉已經淪陷多年了。另一個是東北人……

## 五 血的故事

「你家裏還有什麼人？」山東人說。

「有一個弟弟，現在已經死了！」東北人淡淡的

回答。

「病……？」

「不，給日本鬼子殺死的。」

東北人沈默了兩三分鐘，用激動的聲音敘述他弟弟老二慘死的故事：

「我現在已經無淚可流了。我只有有一股怒火，我要去燒死日本鬼子。」

「日本鬼子在東北用各種方法壓榨老百姓，年青的幾乎都組織了民兵打游擊，我的老二——也參加了。老二真有一手，又勇敢，又機警，他很快的就做了游擊隊長。他的隊伍神出鬼沒的，隨時跟日本鬼子找麻煩。最後一次，他帶着隊伍在松花江邊上襲擊敵人，不幸跟別的部隊失去了聯絡，老二被俘虜了。」

「日本鬼子硬要在老二嘴裏逼出口供來，各種刑罰全都用過了，鞭打，用燒紅的鐵條烙他的背心，用辣椒水灌他的鼻孔……老二咬緊了牙關，一句話也不說。」

「日本人最後無法可施了，才決定把他處死。他們把老二用繩子緊緊的綁起來，一條條繩子都扣進了他的肉裏面。再把他高高擡起來，扔在一塊釘滿了釘子的木板上。釘子全刺進肉裏去，豈業內一次，兩

次，三次，四次，老二就成了一包血棉花……」

兩個人的呼吸沉重而急促。

「老哥，別難受，復仇的日子總會有的！」

東北人一聲也不

響。

「假如你聽了我的故事，或者你的痛苦可以減輕一點。在淪陷區，不曉得有多少人跟我們的命運相同呢？」

「在我們家鄉，游擊隊的勢力也很大，日本鬼子非常恐懼，因而把村鎮裏的老少男子全拉了去，替他們修塹壕，碉堡。」

「我們全都明白，多一條塹壕，多一個碉堡，就要自己的弟兄多流一些血，因而大家不肯出勁做工，大家把鋤頭舉得高高的，可是輕輕地落到地面上。一鋤頭掘不到兩分深。」

「日本人訓練了許多狼狗來看管民工，誰想要休息一會兒，狗就會撲上來咬。狗站在旁邊，民工便不



敢不動。

「我爸爸快六十歲了，他老人家也被拉了去做這苦工。那時候正是六月天，正午太陽當頂的時候，他老人家吃不住了，他停下來揩揩汗。」

「他一停手，幾條狗就直撲上來。老人家心裏一慌，舉起鋤頭來抵擋。這一來，日本鬼子生氣了！照他頭上就是一槍桿。他昏倒下去，狼狗一齊撲上去，撕碎他的肉，咬斷他的喉管，最後，連骨頭也找不全了。」

「我一閉眼睛，這幕情景就活龍活現在我眼前，我看見我爸爸那痛苦的臉……」

好一陣靜默。

子彈在箱子裏寒戰起來，他一向是用頂壞的想法估量那些侵略者的，可是沒有想到他們會殘酷野蠻到這個程度。

「爲什麼長官不讓我們上前線呢？」東北人說。

「我恨不得立刻上前線去，不知長官們究竟怎麼打算的？前綫情形不是很不好嗎？聽說，桂林也失守了。」

「我們受過訓練了，有的是美國的新式配備，偏不讓我們上戰場！媽的，真活見鬼。」

爲什麼不讓他們上戰場呢？中國長官們怎樣打算的，子彈實在不明白，他早就等待得不耐煩了。

## 六 「這是我命運吧！」

聽衛兵說，前線的消息一天比一天惡劣，可是堆積在倉庫裏的子彈卻一顆也不會發出去過。

他在箱子裏煩躁起來了，他簡直不能瞭解爲什麼讓那些殺人放火的魔王衝進來，而放着軍火不去抵抗。他就像被人忘記了的廢物一樣躺在這黑暗的角色裏，一個月，兩個月……半年……一年了。

隨後他們又聽到衛兵們說，在歐洲，同盟國的軍隊把德國打垮了，在太平洋上，同盟國也得到了很大的勝利。他想，到那些地方去的伙伴該是多麼幸運呀！他們都已經立下了功績，都已經勇敢的穿過侵略者的胸膛。他真替伙伴們高興。可是一想到自己仍舊等待在黑暗的倉庫裏，不由得傷心起來。

「唉！這是我命運吧！」

乒乒乓乓的聲音在倉庫附近響起來，他急壞了！糟！日本鬼子打過來了，他不是也要被俘虜了嗎！響聲愈來愈響，接着是雜沓的脚步聲，歡呼聲。

「勝利了！同盟國萬歲！」

全世界在沸騰，「日本投降了！」他十分興奮，但是也很傷心。興奮的是侵略國家打敗了。傷心的是自己等待了這麼久，仍舊沒有爲愛和平的人類盡一點力。「這是我命運吧！」他嘆息着。

## 七 意外的機會

突然，有一天，倉庫的大門打開了。

一個軍官得意洋洋的走進來，馬刺碰得叮噠叮噠的響。

「哈哈！」那軍官笑着說，「士兵們背地裏罵我不發子彈，罵我不肯上前線，這回可要發子彈了；還要你們上前線去哩。哈……哈……哈……」

子彈有些莫名其妙。爲什麼才勝利又要打仗了。但是他也有點高興。他終於有一個機會顯一顯英勇的身手了。

他佩在一個兵士的胸前。兵士們開拔了。他們向北方去。天氣漸漸的冷起來，子彈卻毫不在乎這些，他找到了機會來表現自己了。他要正對敵人的心射進去，唱着歌兒衝出敵人的身體；看那屍首在他後面像朽木一樣的倒下去。

# 動物怎樣求愛

法慕求

現代男女在結婚之前，大抵彼此先成爲情人而後訂婚。這種彼此先行認識而後成爲情人的行爲就是求愛。求愛的行爲並非人類所獨有，別的動物也會求愛。雄蛙就是向雌蛙求愛的。你不信的話，就挑個春天的早上

或下午跑到池塘旁邊去，你一定會聽見求婚的雄蛙咯咯地叫着，叫得很響，非

到雌蛙和他跳進淺水裏去交配不止。雄蜘蛛爲了使雌的知道他要交配，會坐在她的網上，使網震動。有一種雄蛾還能散出微微的香氣，使雌的着迷。假使你在夏夜看到螢火蟲發着暗淡的光，那一定是雌的對雄的給與暗示。從上面這些例子看來，我們



## 八 在戰爭中

前哨的部隊接火了，地上蓋着一層薄冰，士兵們不耐煩地伏在障礙物的後面，槍彈在空中打着唿哨。

飛機飛過去了，遠處的地面冒起了火花，子彈實在有點兒焦躁。

「兵士呀！用我吧！」他大叫着。那個兵士一聲也不響，手指按在槍機上。前面的槍聲漸漸的稀少了。一個軍官趕上來，兇狠狠的對兵士的屁股踢了一腳。

「媽的，衝上去！」

那兵士丟了一個眼色，嘴裏咕嚕着：

「媽的，國仗不打打內戰！」

「什麼？你要命不要？」那軍官呼叱着，舉起手鎗對正了兵士。

兵士頭一擺，把子彈上了膛，向前面衝過去。只消兵士的手指一扳，他便英勇的向前衝過去了。從溜圓的槍口裏，子彈看見了前面的一些人，他們也是一些中國人，可是並不像軍人。



可以知道，兩性可以靠聽覺（像蛙），觸覺（像蜘蛛），嗅覺（像蛾），視覺（像螢火蟲），互相吸引。至於高等動物，例如鳥類和哺乳類，就兼採以上說的各種辦法。總之從蛙類咯咯的叫喊到夜鶯美麗的歌唱，都是吸引異性的辦法。尤其是鳥類，唱歌差不多是主要的手段。平常唱的大抵是雄鳥，有些雌的也會唱的。但最有趣的還是動物在交配期間色澤的變化：雄

的色澤常在這時期變得非常美麗，似乎使雌的看了，芳心不能不為所動。你看雄孔雀在雌孔雀前面昂頭闊步，展示牠那驚人的尾羽多麼美麗。除了孔雀，雄雉和雄鴨也以色彩吸引他們的異性。尤其是秧雞，你看雄的在冬天多麼醜陋：深褐有斑的身體，微灰的頸子，棕色

「砰！」子彈連想一下都來不及，槍機已經扳動了，他便勇敢的脫出了槍管，以極大的速度飛向對面一個人的身上。他看得很準，那是胸膛，那是心臟！

「噓……死……」

他已經撕破了那個人的衣裳，碰着了皮膚，「進去吧！勇敢些！」他對自己喊着。

## 九 一個人的心

他衝進去了，尖嘴已經達到了那個人的心臟。他覺到了那顆心在跳動，軟的，熱的，赤紅的。

他一鼓作氣的衝了進去。

心臟劇烈地收縮起來，他忽然感到一種不可忍受的痛苦，這痛苦使他停了下來。

迅速的湧現在這個臨死的人心裏的回憶，子彈一幕幕的看得非常清楚。

「那個青年人——這顆心的主人——彷彿還在自己的屋子裏，靠着大門站着，那是十年前的事了。年老的父母坐在屋子中間談田裏的收成，那青年生氣說：「一年成壞當然不說，年

的頭，短短的冠毛；可是一到春天，（交配的季節），簡直漂亮得叫你認不得了：高而彎曲的冠，冠毛閃着綠紫藍棕的光澤；黑白相間的身體，出落得極其鮮豔。這些可愛的色彩，當然是爲了在交配之前吸引異性的。就是雄的刺魚，也在交配的季節顯得十分鮮明，在水裏遊來遊去的尋找配偶。此外水蜥也這樣。

除了色彩，跳舞也是求愛的方法之一，例如雄蜘蛛在雌蜘蛛前跳舞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鳥類的跳舞更其動人。但跳舞還不算稀奇；有些動物還會送禮物呢。例如大冠的鷓鴣（水葫蘆）就常常有這種滑稽的行爲。當你看到雄的送幾口水草給雌的當作禮物時，你能不啞然失笑嗎？不但鳥類，有些雄蜘蛛也知道將美味的食物包在絲裏送給雌的，表示愛慕。

當你讀了這些求愛的方法，你一定會想起我們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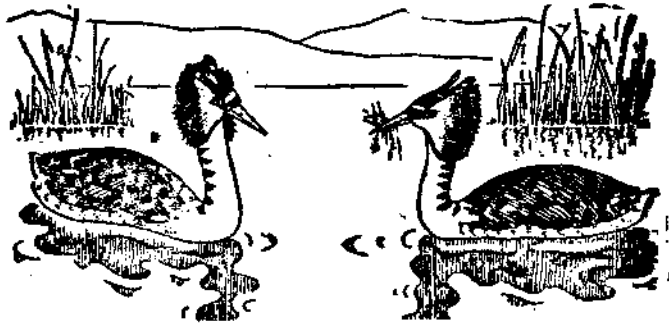


成好，生活也還是過不下去。」父親拍拍他的肩膀說：「到你老的時候，日子總會好過些的，再半個月要過中秋了，我們弄點什麼點心吧。」老人家的臉多忠厚呀……

「……房間打掃得很乾淨，一家人全忙忙碌碌的，青年人明天有喜事哩！他的妻子是鄰村一個女郎。青年坐在桌子旁癡癡的想，他在計劃着成家以後的生活。母親輕輕的對他說：『好孩子，早點去睡吧，明天够你忙呢！』他笑了一笑。母親的臉是慈祥的，她眯着眼睛在笑，這已經是七年前的事了。

「……一個健康端正的微笑着的臉現出來了，那是青年人的妻子。她告訴丈夫說，布賣不起價錢，穀子也跌了價。青年人不作聲，發悶氣。妻子安慰他說，只要兩個人身子健朗，克勤克儉的安排日子，總會過得好一點的。青年人握着妻子的手，微笑起來了。

「一個可怕的日子，日本鬼子的大隊衝進村子來了，青年人被綁在屋子前的大樹上，父親母親全被日本鬼子拖了出來丟在地上，他們身上滿是血痕。一個日本鬼子把他心愛的孩



類的求愛方式。不是嗎？在戀愛中的青年男女都喜歡聽對方的聲音，看對方的面龐，互相撫摩，互相親暱。女人喜歡用芬芳的東西，男人喜歡和女人在一起散步，游泳，跳舞，大家把禮物送來送去，幾乎和別的動物毫無二致。可見戀愛的動物所幹的，戀愛的人們差不多也幹。

不過其間也並非全沒有差別。最大的差別，就是人類能夠想到自己的對象，知道對方是否適合自己。這就是我們比其他動物聰明的地方。我們不單憑本能的衝動，還能以別種動物所不能的方法來尋找和選擇自己的對象；因為我們選中的配偶是我們終身的伴侶，我們不能不慎重其事。

子刺在槍尖上玩耍。妻子在屋子裏發瘋的叫喊！最後，屋子被火燒了起來……他逃走了，加入了游擊隊。

「心上又現出了許多個樸實誠懇的臉相，青年人，小孩子，老年人，婦人家，這些都是在游擊隊裏的親愛的同志。他們拚死命和日本鬼子作戰，村莊一個個的光復了，人們從新建立起他們的家。那青年人雖沒有家了，但是他看着別人的生活一天天好起來，也常常露出笑容。

「敵人投降了，青年人跟他的伙伴們全都歡欣若狂，他們都從此可以放下槍枝，拿起鋤頭來一心一意的耕種了。可是這歡喜只一閃就過去了，內戰的炮火立刻又響了。

「戰爭靠近這村莊，青年擁着一個同志的手說：「兄弟！這戰爭是可恥的，但錯不在我們！讓我們去結束戰爭！」

「他望着炮火衝過去……」

完了，那顆心又猛烈的跳了幾下，好像說：「親愛的同志們，再見了！」接着心緊緊地收縮起來。子彈覺得心在冷下來，暗下來。





張着嘴巴，吁吁地吐氣。他們跳舞的時候，翅膀是垂着的，動作急促而劇烈，翅膀幾乎碰到了地面。末了他們飛回森林去，又開始了和平而匆忙的生活，又略——略——略——略地唱着。他們盤旋來往，有如修道士那樣的匆忙。他們尾巴上的羽毛都展開了，彼此面對着面，身子覺得像把鐮刀，眼睛上邊凸出的紅肉冠，也愈來愈顯明了。

馬丁從來沒有用槍射過他們，只是在旁邊觀察着，他沒有一點要擾亂他們快樂的生活的意思。他拿起一副野外望遠鏡來放在眼睛前面，想把那一羣鳥看得更清楚些。從那魔術般的鏡片上，他看見雌的都站在雄赴赴的雄的前面，那些雄的都是長於跳舞而且好戰的，雌的的舉動，好像那些渴求人家注意的婦人，表面上裝得很冷靜，心裏卻非常激動。

馬丁對其中的一隻雄的的行動，很感興趣，那隻雌的是最小的一隻，但是他的行動非常的英勇。他叫得比其他的都響，他跳得也格外起勁。他英勇地擊退了他身邊的情敵，後來沒有一隻雌的敢到他身邊去了。他頭上的肉冠漲得好像快要裂開似的。他眼光燦爛的像一對黑夜裏的火球，尾巴上的黑色的羽毛也亮得跟金屬一樣。

太陽出來了，散出輕柔的光輝，一隻雌的山雞飛到森林裏去了。那隻最小的雄山雞馬上也飛起來，跟從着她，於是大家也飛散了，或是單獨的，或是成雙的飛到高高的樹上去了。

現在，那駝背的馬丁又聽見雲雀的悅耳的歌聲在空中飄揚。



春天來了不久，候鳥陸續從南方回來了。最先回來的是野雁，他們列着楔形的隊形，一隊一隊飛回來了。他們老是要在傍晚跟侵晨的時候，才向北方的老家起飛。白天，他們常常在河岸上休息，爲了安全起見，經常派着哨兵守望。但是在這個峯巒起伏的荒野裏，他們是很少停留的。他們一隊跟一隊地飛過澄清的天空，這些漂泊者的自由的歌聲，激昂地從高空響徹四野。

馬丁很愛野雁，他很喜歡看他們廣大的等邊三角

形的隊形，在月夜或侵晨的天空裏飛翔。他聽了他們悲涼的叫聲，常常會很感動。

沒有隔多久，燕子也回來了。聽了他們唧唧喳喳的叫聲，就知道春天真的已經來到。他們穿梭似的飛來飛去，像在做一種劇烈的遊戲，在給整個山林帶來了快樂的氣象。

森林裏的樹木，跟馬丁的園子裏的樹木，現在都披上嫩綠的葉子。灌木叢上滿綴着肥潤的芽兒。田野間，牧場上，小草很快的生長起來。綠油油的草地上長滿了五顏六色的堇菜花，蒲公英花，番紅花，和地錢花，芬芳撲鼻，薔薇花和園子裏的連翹花展開黃色的花瓣，在寧靜的空氣裏一動也不動。

無數的野蜂，黃蜂和甲蟲嗡嗡地飛個不停。

鷓鴣緩慢而帶喉音的叫喚，聲聲響徹了森林。金鶯從這株樹到那株樹的跳個不停，一面又不斷唱出快樂的詩句，「我在這——裏！」

儘管椋鳥在大聲喊，「噲，不要叫了！」想要他靜下來，但是一點也沒有用，金鶯雀噪也不睬。於是椋鳥故意模仿着金鶯雀從山鳥，花雀，斑鳩那兒學來的那種叫聲。金鶯雀的聲音被擾亂了，只得靜默一會。他立刻跟山鳥成了朋友了。山鳥偷偷的跟他說，

「你給我講一些長年似夏的地方的情形吧，你給我講一些你經過的大海的情形吧。」

但是金鶯雀只回答她一句，「啊，是的，我在這裏！」他忽而騰身空中，飛往別一株樹上去了。山鳥孤獨地坐着。她在附近的樹枝間找尋，找到了一隻夜鶯。她問了同樣的問題。

夜鶯溫柔地回答道，「海我一點也不怕，我很快地飛過去，就我到了天氣溫暖，食物豐富的土地。」

「那地方真的那麼好嗎，那末爲什麼你們沒有一個獸在那兒的呢？」

「獸在那裏？」夜鶯覺得她問的有點稀奇了。「怎麼能够呢？我們都得回到這裏來啊。這裏是我們的老家。我們在那裏只是客人。」

「我的古老的祖先，」山鳥解釋着說，「從前有一次也有過這樣的旅行。但是他們的後裔，他們的子子孫孫，很喜歡他們的老家，再也不高興出外遊歷了。我們從此就不大作遠地旅行了。現在即使天氣很冷，我們也住在這裏。我想這是一件可憐的事情。」

不久之後，大家都急着築巢了。雲雀老是第一個醒來，也是第一個回到家裏，在地面上建造她簡單的家。別的鳥也都快活的叫着跳着，建築他們新的家。

廳，或者修葺他們那些壞了的舊巢。燕子巧妙地把巢築在馬丁的屋簷下面，巢的出口非常狹窄，只能容得他自己的身子鑽進去。

驢子孟尼對小鳥兒說，「歡迎，高貴的朋友！」  
「你好！你好！」燕子一邊啾啾喳喳着，一邊急急忙忙飛去卸取築巢用的新材料。

「你們爲什麼把門築的那麼狹？」那驢子想要知道個究竟，在他們回來的時候，他提出了這個問題。

「現在沒有功夫跟你講這些！」燕子又飛去了。  
「不要去擾亂他們的工作，」黎沙——那母牛輕輕地責備他。

魔鬼——那牡馬咕嚕地說，「不用你管閒事。你還什麼來命令那灰傢伙呢？」

「那末你來命令我嗎？」黎沙沈靜地問他。「你知道，我不怕你。我要給那傢伙一個忠告，這用不着徵求你的同意。」

「什麼忠告？」孟尼問。

「我的意思是，」黎沙說，「最好等到他們的小燕子孵出來了之後。要到那時候，他們才可以安靜地坐着，高興跟你談天了。」

「你說的很對，」孟尼客氣地說，「有道理。」

那牡馬溫和地說，「是的，這次她說的不錯。但是這是一個例外。在平常，乳母確是很愚蠢的，愚蠢得跟我們吃的麥子一樣。我是很清楚這些的。」

那驢子轉過身子來，要走了。

「你用不着跑開啊，」那牡馬喊着。

「我不是要跑開，」孟尼回答道。「我只想到森林裏去望望。」

「到森林裏去！你發了瘋！」魔鬼說。

「我從來不會到森林裏去過，」驢子不服氣，大聲地說。「我要去看看裏面是什麼樣兒。」

「但是說不定他用得着你呢！」牝馬那妖婦在他後面喊着。

孟尼只躊躇了一會兒。因爲他早就想去看看那森林。現在他決定要去了。「讓他——」剛說到這裏，他已經把厩門推開，話也就沒有說下去了。

「那傢伙曾經說過他要去獨立生活，」那牡馬噁哩咕嚕着。

「只說過一次，」妖婦她好像在跟孟尼解釋。

黎沙驚異地搖搖頭。「我們這批厩房裏的傢伙，沒有一個在森林裏是住得慣的！他怎麼好去冒那樣的險呢？」

### 三 「你這沒有良心的殺人的傢伙！」

孟尼這回不往他平常走慣了的到小屋裏去的那條小路上走，他偷偷地繞過廐房，走到山坡上。那兒有一道柵欄，把小山和園子隔開了。往常他站在那個山坡上，貪戀地向上看望，可是終於膽怯地向後轉又回到家裏去了。

但是今天他活潑而又勇敢，充滿着春天的冒險精神，雖然他還不知道春天已經來了。他以爲今天這股勇氣，這股不可控制的勇氣，完全是從他內心發出來的。

他站在那裏，正在想一些冒險的計劃，一隻伶俐的蝴蝶在他的眼前，蹣跚的飛來幌去。孟尼羨慕的不得了，他一路跟着那隻蝴蝶，看他沿着柵欄上上下下地飛舞。後來那蝴蝶飛到森林中去了，孟尼也推開了小門，跟着跑過去。那小門老是不上鎖的。

上山去的道路，陡峭起來了。孟尼精神十足地向上爬着。四周的叢樹擠着他，枝上的幼芽打動了他的食慾。在他頭頂上，樹葉交織着，好像一個綠色的天幕。他一直爬到了山頂上一處空曠的地方，一點也不覺得疲乏。他站在那裏休息，深深地吸了一口氣。

驟然間，他聽見了一種怨恨的聲音，一遍又一遍地問着：「你是誰？告訴我們，你是誰？」

孟尼向周圍探望。一隻松鼠突然從樹林裏跳了出來，身過處，他的影子好像在萬綠叢中劃一條紅線。她停在一根低樹枝上面，擺動着她毛茸茸的身體，咕嚕的說，「你聽見了嗎？我在問你，你是誰？」

「喔，大概你不會到園子裏我們那個地方去過吧，」孟尼客氣地回答道。「不然，你總會知道我的。」

「園子？」潘列重複地念着，「那是什麼？在什麼地方？」

「就在那森林的盡頭。那是一塊平地。那裏有許多樹。我們的『兩腳朋友』在樹叢間種着花。你喜不喜歡那個地方。」

那小松鼠笑了。「喔，不，我不喜歡。除了這裏之外，我什麼地方都不喜歡。你怎麼會到森林裏來的？」

「喔，我——我高興來，就——來了。」  
「你吞吞吐吐地話也說不清楚！」那松鼠沒有等

他說完，就插嘴說道。「啊，現在我知道你是誰了。你是個呆子！是個大呆子！」

驢子睜大了眼睛，感到一種難受的惶恐。「你說錯了，我的小朋友。讓我告訴你！」

但是樹上的潘列早已不見了。

孟尼擠開了茂盛的灌木叢，又走遠了許多。森林中的美麗使他忘記了剛才的難過。「啊，這世界真大啊！」他想。

突然他停住了。兩隻小牡鹿嚇得直跳起來，趕忙逃跑。不一會兒，他們就不見了。他只能聽見他們一聲聲驚慌的叫聲，「啊！」他想，「好滑稽——他們害怕我！我倒很想跟他們談談。他們也是紅的，很像是森林裏的小跳舞者。在森林裏，似乎個個人都是紅的。」

「喔，對——啊！誰——在——這——裏？」金鶯雀在他頭頂上的樹枝上跳躍着。

孟尼覺得非回答他不可，所以又趕緊站定了。「是我啊，」他說，他說的很輕，怕驚走了金鶯雀。金鶯雀可一點也不注意他，只管繼續快活地叫着。「誰——在——這——裏？我在這——裏！」

孟尼看見那隻可愛的鳥兒很快的在樹頂上飛來躍

去。

「假若他浴着陽光——它的金黃色該有多美麗啊！」那驢子想道。他仍舊站在那灌木叢中間，想再多看看那鳥兒的歡樂的舞蹈。

在他的近邊有一隻喜鵲停在一棵榛樹枝上，那樹枝兒微微地前後搖動。當孟尼轉向着她的時候，喜鵲兀自吃了一驚。

那驢子客氣地問道，「你認識那上邊的那個瘋狂的歌手嗎？」

鎮定了一會之後，那喜鵲帶着譏諷，啾啾地說道：「那個黃色的傢伙我怎麼不認識？但是我跟你現在是第一次見面哩，你要做什麼？」

「沒有什麼？」孟尼回答道，「沒有什麼，你不必怕我。我是不會傷害任何人的。」

「是嗎，是嗎？」那喜鵲帶着嘲弄說道。她為警戒起見，停到一根較高的樹枝上去了。「那個紅強盜也是像你這麼說的。」

「紅的！」孟尼隨口說着，「他是誰？在這裏幾乎都是紅的。」

那喜鵲不睬他的話。「你怎麼到這裏來的？你為什麼到這裏來？」

那驢子忸怩地想解釋。「我要——是，我住不得很遠。跟「兩腳朋友」——」

「啊，「跟兩腳朋友？」」那喜鵲現在很感興趣，走近了一點。「是的，兩「腳朋友」是個好人！他不會傷害過我們。要是我誠懇的對待你……」

「你能誠懇的對待我，」孟尼說。

「再等等時候，」那喜鵲啾啾地叫道。「你太大，太重了。安全第一！」她迅速地飛走了。

「她為什麼飛走了？」那驢子對他自己說，「這個長着綠翅膀的笨傢伙以為我是個強盜哩。這可鄙的小東西！」

孟尼向前走的更遠了。他不知道在荒野裏行動，是應該沒有聲音的。他走的聲音很大，時常嚼着他身邊叢樹上的葉子。「在森林裏真好——真好啊！」他想到。「假若可能的話——假若「兩腳朋友」能允許我，我要時常到這裏來了。」

叢樹沙沙地發響着。巨大而壯健的坦波突然出現了，他低着高大的有角的頭，表現一種敵意。因為孟尼不知不覺地已走到坦波睡覺的地方，把他弄醒了。

那驢子吃驚的訥訥的說道，「我——我——不來傷害你！」

「強盜們老是像你這麼說的，」坦波煩惱地咕嚕着。「除了你，誰也不敢來跟我挑戰的。」

「但是我不是來跟你挑戰的呀！我們來做好朋友吧，」那驢子誠懇地說。但是坦波用一雙深湛的眼睛打量着他，孟尼覺得這樣嚴密的注視有點兒受不住。

「相信我——請相信我吧——我要跟你做朋友，」他要求着。「我很喜歡你。」

「我可不喜歡你，」坦波一邊回答，一邊不停的移動前腿。他突然舉起一隻瘦削的腿來，用那蹄尖亂踢着孟尼。

那驢子趕緊往後退，戰慄着。「你為什麼這樣地恨我呢？」

坦波看見孟尼戰慄，於是安靜下來說，「很久很久以前，連我的祖先也記不起從什麼時候起，大家一直相傳說，這裏曾經有過一些喜歡殺人的傢伙。我們必須經常跟他們作生死的鬥爭。」

「他們是什麼樣子的？」孟尼問道。

「我不知道，」坦波說。「幾年以前，他們都給「兩腳朋友」殺掉了。他們也許跟你是一個樣的。」

那驢子勉強笑了一笑。「假若他們跟我是一個樣的，那末他們就不是危險分子了！」

坦波回答道：「你當然只好那麼說。」他的深黑的眼睛又帶着警戒的望着孟尼。「一個人必須要提防着每種可能發生的事情。但是你的意思我已經明白了。」他覺得安心了。

孟尼似乎從危險裏被解救過來，他又從樹上摘下幾張葉子，嚼的非常有味，一則因為他肚子餓了，二則因為想要那壯鹿相信他的不懷惡意。

坦波用一種驚奇的語調問，「你也喜歡吃這東西嗎？」

「從前我從來不曾吃過這種東西，」孟尼回答。

「這種並不好，至少在我看來是不很好的。在家裏我吃的要比這種東西好的多。」

「什麼東西？說幾種出來吧。」坦波問道，他還是有點兒不相信他。

「乾草啊，燕麥啊，玉蜀黍啊，還有種種新鮮的蔬果。」

「你的家在什麼地方？」那壯鹿問道，他漸漸對孟尼覺得有興趣了。

「跟『兩腳朋友』一同住着。我給他工作，」孟尼驕傲地說着。

「他，」坦波用比較和善的口氣說，「你不怕他

嗎？」

「我為什麼要怕他？他對我，對那兩匹馬，對那頭母牛都很好。他對所有的動物都是很好的，」孟尼誇耀着說。

「真稀奇！」但是坦波懷疑地望着那驢子。「你不吃活的東西嗎？」

「哼！」那驢子顯出不屑的神氣哼了一聲。「我們只吃地面上生出來的東西，別的東西，我們從來不會吃過。」

「那末——」坦波走近了一點——「那末我們可以做朋友了。」

孟尼便快樂的問道，「那末，請你告訴我，我的新朋友，你怕那『兩腳朋友』嗎？」

坦波威嚴的昂着頭。「說我怕是不愜當的。我——我避着他。他那股神氣使我很不舒服。此外，我也不大知道他。但是我是誰也不怕的，而且沒有誰敢來接近我。」

「我懂你的意思，」那驢子同意着。「你是強壯的。不過也許那些馬比你還強壯呢。」

「馬？我不知道他們。」

「不要愁。他們是很好的。他們很有氣力，他們

能够帶着那「兩脚朋友」跑。當然，我也能够帶着他跑的，不過沒有他們那樣快，那樣久罷了。」

「我想見見他們。」

「他們一定怕你的角的，正像我一樣——我說，正像我剛才一樣。」

「我的皇冠嗎？哦，是的。這是剛長起來的呢。」坦波又驕傲又客氣的說。

「剛長起來的？」孟尼驚奇地回答道。「在我看來它們長的已經够了。而且堂皇得很呢。」

「不，牠還會長長起來。準沒有錯兒，這是我的第五支角。」

「什麼？以前長的角什麼地方去了？」孟尼覺得他好像在聽一個神仙故事。

「牠們都脫落了，」坦波解釋道。「每年到了冬末，我的皇冠跌落了。每年春天，牠又長起來，總是越長越大。」

「脫落後又長起來——你覺得痛嗎？」

「舊角脫落的時候，我簡直不大知道。我只覺得我的頭輕了一些兒。有一個時候，我怕我又不能保護我自己了。可是等到新的角長了起來，我重新有一種從精神上和力量上生出來的奇異的感覺。」

驢子只是說，「幸運的朋友啊！」

「現在你能原諒我吧。我還要睡些時候，」坦波說，「那末再會吧！」他躺下去，不久就睡熟了。

連孟尼恭敬的說的「再會」，他似乎都沒聽見。

驢子邊走邊想，「多麼高貴的動物啊！他過的生活多麼美滿，多麼自由啊。」現在孟尼的經驗豐富得多了，他不想回家去。「我的老朋友們——那個粗魯的傢伙，一個文雅的傢伙，跟那個牛奶的產出者一定在奇怪我了。當我把我的冒險的故事，森林的可愛，令人激動的遭遇，和我跟那戴皇冠的傢伙的談話——告訴了他們之後，他們會多麼羨慕啊。」

一隻野雞昂頭闊步慢慢的走過來。他的頭不住地點着，啄着地上的草，好像一點也不害怕孟尼似的。

驢子驚異的望着他。「一隻多麼美麗的鳥！啊，那頸子是閃光的——」

孟尼的驚奇轉到坐在面前的一隻野兔身上去了，那野兔不住地喘着氣，兩頰的鬚抖得利害。

「你好，小朋友，」驢子對他說。「我驚醒了你嗎？」

「你好，」野兔輕輕地說。「驚醒了我？啊，沒有的事，我必須醒着。我幾乎從來不會好好的睡熟



過。我必須常常防護着自己！」

「爲什麼？」孟尼同情地問道。

那野兔突然豎起了耳朵，趕緊往驢子的腿中間鑽，飛快的逃走了。孟尼吃了一驚，回轉頭去看那野兔，那野兔已經看不見了。

一陣激烈的氣味侵入了那驢子的鼻孔。他正在非常驚慌的時候，有一種樹枝折斷的巨大的聲音傳過來，接着就有一隻狐狸從灌木叢裏跳了出來。那野雞咯咯叫起來想飛走，可是太遲了。狐狸跳到野雞的背上，把他壓在地上；露出牙齒，狠命地咬住了野雞的項頸。

孟尼聽了那野雞尖銳的叫聲，非常害怕。他看見那野雞的翅膀無助地劇烈地擺動着，他看見血從那傷口裏湧出來。他竭力想使自已不害怕。

「你這沒有良心的殺人的傢伙！」他喊着。

那狐狸回過頭來怒視着他，他的兩頰向上縮着，露出滿口的牙齒。「你這笨傢伙！」他咆哮着。「你



這吃草的蠢東西！你知道飢餓嗎？滾開！別干涉我，你會後悔的！」

孟尼背上的毛豎了起來。他死死地盯住那發了瘋的紅色動物。

那狐狸吃完了野雞，便對驢子嚷着，「你明白了嗎？我說你給我滾出去！」

孟尼逃了，因爲他所看到的景象太可怕了，所以逃的很快。那狐狸的腥臭還留在他鼻孔裏。他戰慄着。「够了！」他自言自語地說。「我在森林——那充滿着殺人的森林裏

住够了！」

他愈跑愈快了，跟飛一樣地快。他跑到門邊的時候，他看見了那園子，那屋頂，跟那穀倉，他爲了重新獲得了生命，深深地嘆了口氣。（本章完）

有人把去年的一年稱為和談年。自從馬歇爾於前年十二月來到中國以後，去年一月十日國共雙方成立停戰協定，並即舉行政治協商會議，中國的國內和平總算有了很好的希望。不料政協休會之後，和談的進行並不順利，一直是談談打打，

而且越談越遠，越打越兇，和平的希望一天天消失。到去年十一月十五日國民大會開幕，和談宣告決裂。

## 從馬歇爾離華說起 · 大 方 ·

十一月十九日中共代表周恩來飛回延安去的時候，馬歇爾託周詢問「中共是否還需要美國居間調處」，他準備在延安答覆不需要時即行回國。過了十天，延安的答覆並沒有說需要不需要，卻提出了兩個恢復和談的先決條件：第一，遵守停戰協定，恢復

一月十三日以前的軍事位置；第二，解散國民大會。其時國大正在進行制憲，馬歇爾等國大制憲法之後再定行止。十二月二十八日周恩來在延安廣播，批評國大制定的憲法，認為應與袁世凱的天壇憲法和曹

錕的賄選憲法同樣看待。如果要中共恢復和談，必先取消這個憲法。並指責馬歇爾不能堅持自己簽字作證的停戰協定，指責蔣主席與美國勾結，共同破壞停戰協定和政協決議。馬歇爾認為政府方面不能接受中共所提的兩項要求，遂於今年一月八日離華回國。

馬歇爾離華之次日，上海報紙就刊出貝爾納斯辭職馬歇爾繼任美國國務卿的消息，並發表馬歇爾對美國人民所作的關於中國局勢的文告。他說：「中國和平的最大障礙是國共雙方的互相猜疑。」他指出和談決裂的因素：「在國民政府方面，最有勢力的反動集團公然表示惟有武力政策方能解決中共

問題。在中共方面的激烈分子則極不信任國民黨領袖，似乎確信凡政府所提建議，沒有一項不是用以對付共產黨的。」他希望各黨各派中優秀的自由分子，能在蔣主席領導下，實施國大通過之「民主憲法」。接着，國民政府便發動恢復和談，經由司徒大使轉告



中共，表示願意派員到延安去繼續進行和談。中共的答覆於一月十八日仍由司徒大使轉達政府，如果政府肯接受中共過去所提兩個先決條件，和談即可在南京恢復，否則政府派人到延安去也不會有什麼用處。有人分析目前中國的局勢說：「現在和談既然不能立即恢復，於是國共兩黨各有算盤，國民黨是以和養戰，共產黨是以戰求和，在此情況之下，中國內戰勢必擴大與延長。」

如果我們認爲馬歇爾的來華，真是爲着調處中國內爭，那麼中國內戰的擴大與延長，顯然是他的任務失敗了。如果我們換一種看法，把馬歇爾的實際任務，看作執行美國的對華政策，便可以說他是得到了成功的。他前年來中國的時候，國民政府方面的武力派遣沒有佔到發動大規模內戰的有利的地位，而他回國榮任國務卿的時候，中國局勢已至內戰必然擴大與延長的地步了。這種看法有個極重要的根據：馬歇爾離華時對美國人民所作文告，首段特地說明是作爲杜魯門總統最近所發表的對華政策文告的補充的。杜魯門文告中最重要的要點，即爲重申承認國民政府爲中國合法的政府，而這個承認承認爲合法的國民政府，其中最有勢力的分子，即爲馬歇爾所稱公然表示惟有

武力政策方能解決中共的集團。美國對華政策的內容如何，馬歇爾來華的任務爲何，於此可見。

一月十三日，在去年是國共雙方停戰協定應該發生效力的日子，蔣主席卻就在這個日子的週年紀念日檢討自己的復員工作，並且對於派了大員到中國來擔任軍事調處工作的美國，鄭重表示感謝。提及馬歇爾文告時，也指出該項文告首段會說明其爲杜魯門文告之補充一點值得注意。

這似乎是針對中共所提恢復和談的兩個先決條件之一——遵守停戰協定，恢復一月十三日以前軍事地位——而發的。而友誼協助蔣主席實施復員的美國，亦即於馬歇爾就任國務卿之後，決定放棄在華軍事調處的責任。一月二十九日下午六時，美國駐華大使館發表聲明如下：「美國政府已決定終止其對三人小組會之關係。該小組會成立於重慶，由馬歇爾將軍爲主席，以調停中國之內戰爲目的。美國政府並決定終止對軍事調處執行總部之關係。該軍事調處由三人小組會在北平設立，其目的在於實地監督並執行中國武裝部隊之停戰，復員與整編協定。軍調部之美方人員將儘速撤退。」這雖是馬歇爾離華，恢復和談無望的必然結果，但與上述中共所提恢復和談兩個先決條件之一

相對照，也足見美國對華政策的內容，和馬歇爾來華的任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不但如此，那些以協助中國解除日軍武裝遣送日僑回國的駐華美軍，在任務終了之後遲遲不肯撤退，早已露出了美國對華政策的破綻。現在，美國的對華政策既使中國內戰擴大與延長，於是「美軍立即退出中國」更成爲中國人民一致的要求。

去年十二月三十日，北平各大學學生，爲抗議美軍強姦北大女生的暴行，罷課遊行。他們表示並非反對任何美國人或美軍人，祇是反對美國的對華政策。他們認爲美軍留駐中國並非必要，他們要求美軍撤退回國。上海學生立即起來響應，組織上海學生抗議美軍暴行委員會，於今年元旦遊行示威，宣言美軍一日不撤退，他們的工作一日不罷休。南京示威遊行的學生在國民政府的照壁上，寫着「美軍駐華妨礙中國團結」，「美軍駐華妨礙世界和平」等大字標語。同時，天津杭州南昌武漢成都重慶福州無錫蘇州昆明廣州開封各處學生也都一致行動。這一次普及全國的學生愛國運動，發生在馬歇爾離華回國之前，據說馬歇爾的決定離華回國，這一次學生愛國運動也是一種推動的力量。

普及全國的學生愛國運動，在我們中國的現代歷史上是有相當作用的，著名的五四運動與五卅運動便是主要的例子。此次運動，很有些人看作五四運動的復活。可惜馬歇爾沒有懂得，他在檀香山非正式接見記者時說：「中國學生最近的反美表示是有人指使的。」至於何人指使，並沒有說明。馬歇爾就任國務卿之後（一月二十五日），美國國務院官員公開指責蘇聯宣傳機關指使中國學生反美。也許是馬歇爾給自己的責任感到模糊了，他未能平心靜氣的爲中國學生中國人民設身處地的想一下。也許是馬歇爾給自己從前在中國的經驗限制住了，所以他在文告裏只說中國人民是飽受痛苦而啞口無言的，並沒有想到中國學生的愛國運動就是飽受痛苦的中國人民的正常表示，並沒有想到中國在「充滿了改革的世界」裏已經在改變了。畢竟旁觀者清，華萊士的觀點就比較有道理。今年一月二十日在華萊士主編的新共和雜誌裏，刊載着他給馬歇爾的公開信，這裏不妨摘錄其中一些重要的話：「你已經在中國看到美國的外交政策在世界的一個角落裏失敗了。失敗並不是你的錯處，而是這個政策的觀念錯了。根本問題是要我國改正對於這個充滿了改革的世界的態度。每一個在這次戰爭中受到重大

犧牲的國家中，男男女女都是不顧一切地想改變事物  
的舊秩序，因為舊秩序帶給了他們貧窮災難和戰爭。  
我們把對這許多變更的領導權放棄給俄國，可算是一  
個錯誤。我們必定要推行大西洋憲章，在殖民地民族  
解放自己的鬥爭當中，我們應該幫助他們。在反對法  
郎哥這種人的行動中，我們必定要領導他們而不僅是  
附和他們。」這些勸告馬歇爾能否接受，如果從他在  
我們中國的一個和談年的經過來看，似乎不是沒有問  
題的。因為華萊士也說，「別的力量也許是在推動美  
國走上軍國主義或帝國主義的方向，」馬歇爾雖未必  
是推動者，但也未必是能够改正錯誤的人。

關於推動美國走向帝國主義的力量，主要當然在  
美國國內，而在國際方面也可以看到，法越衝突和日  
本政潮便是兩個例子。

越南獨立同盟對法國殖民主義者的武裝鬥爭，從  
去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法國殖民主義者擄奪海防的海關  
開始。越盟宣言越南人民寧死不為奴隸，決定長期浴  
血鬥爭，爭取自由。法國調動軍隊增援越南，表示在  
戰事獲得勝利以前不與越盟談判。美國輿論也有表示  
對越盟同情的。法國駐越南專員於今年一月二十六日  
向記者發表談話，指責越盟是共產分子的組織，且與

蘇聯互通聲氣。對於美國支持越盟的反法輿論表示  
異。竟引了中國義和團事件和日俄戰爭的故事來鼓吹  
西方國家的團結，又從西方各國的不和強調美蘇兩大  
勢力的對立，大有諷勸美國領導西方國家壓制民族獨  
立運動的意思。

日本的政潮，是日本人民反對美國管制當局所支  
持的吉田內閣。吉田內閣成立於去年五月間，一開始  
即遭日本人民大規模的反對，示威遊行和同盟罷工，  
去年五月，十月，十二月間屢連發生三次。靠着麥克  
阿瑟的支持，沒有垮台。今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各  
地又展開反對吉田的運動，要求成立沒有保守分子參  
加的新政府。二月一日將有二百五十萬人的總罷工，  
吉田已無法再行戀棧。但麥克阿瑟公開表示不容許日  
本政府左傾，將盡力支持日本保守分子。

這些推動美國走向帝國主義的事實，都是美國現  
行外交政策造成的。所以華萊士勸告馬歇爾道：「美  
國如果不改變現行外交政策，將會發覺美國的盟友，  
祇不過是些失去了他們自己人民的信仰的人。就像你  
所說的中國的『腐化』和『反動』的那種人。」

x  
x  
x

## 「開明少年」

## 第一次懸賞

阿  
福  
的  
夢

這是一篇沒有寫完的故事：

小阿福睡在牀上，她腦袋脹得像塞滿了東西，喉嚨口也給什麼梗住了似的。可是她還費勁的睜開了眼睛，打量這陌生的房間。

房間不很大。雪白的天花板，雪白的牆壁，靠頭的一邊有個窗子，掛着白布窗簾。她睡的牀也是白的，蓋的被單也是白的。牀前一張白漆的小茶几。那些雪白的東西使房間顯得空空洞洞的；冷靜得使阿福有點害怕。

阿福迷迷糊糊記得！媽媽一早抱着她，雇了車把她送到這所石頭的大房子裏來。一個穿白長衫的人解開她胸際看了一眼，皺皺眉頭；又叫她張大了嘴，他用木片壓住了她的舌頭，閉了一隻眼，望望她的喉嚨，很快的用一根繫了棉花的小棒在她喉嚨口一蘸。她一個惡心，幾乎吐了出來。穿白長衫的小心地把那

根棒放在玻璃管裏，然後跟媽媽說了好一些話。媽媽點點頭。一個穿白長衫的女人把媽媽跟她引到這間什麼都是雪白的小房間裏。等阿福睡好了，媽媽說：「好孩子，你好好的躺着吧，媽家裏去轉一趟就來陪你。」說完就跟那個穿白長衫的女人一起出去了。

媽媽怎麼還不來呢？阿福等着等着，真等得有點心焦。忽然她聽得有脚步声走近來。是媽媽嗎？不，進門來的是方才那位穿白長衫的女人，她手裏端着個雪白的盤子，盤裏是一個玻璃瓶和一隻小玻璃杯。「小妹妹，吃藥。」那女人走到阿福牀前，把瓶子裏的水倒了一杯。

「藥？」阿福望着那杯暗棕色的水。

「是的，吃了藥你就會好起來了。」那女人和善的笑着，把杯子送到阿福嘴邊。

「好起來？怎樣好起來？」

「嗯！」那女人給她這一問，有點弄糊塗了，想

了一會，才說：「你現在病了，要到哪兒去玩都不能够。等你吃了藥，好起來之後，你想到哪兒去玩，就可以到哪兒去玩了。」

「真的嗎，就像穿了『飛行鞋』一像？」阿福高興起來。

「什麼『飛行鞋』？」那女人似乎沒有聽說過那個故事。

「媽媽講的，穿了『飛行鞋』，要到哪兒就可以到哪兒。」

「不要多說了，快喝下去吧，」那女人有點不耐煩了。

「喝了立刻就可以到隨便哪兒去玩嗎？」

「不，喝了還得睡一覺，不要心急，等到你好好起來之後。」

阿福把那杯暗棕色的水一口就喝了下去。那水又酸又苦，阿福皺了皺眉頭。那女人把被單給她拉好。

「好好兒睡一覺，睡得愈熟，好起來愈快。」

「好起來了，你引我一起去玩嗎？」阿福問。

「好，等你好起來了，我一定引你去玩。」那個女人拍拍阿福的肩膀就出去了。

阿福閉上了眼……

以後，阿福就做夢了。她夢見些什麼。請少年朋友們想，想了把它記下來。凡是「開明少年」的讀者，都有應徵的權利，千萬不要放過練習思想，練習寫作的機會。

### 應徵辦法：

(一) 應徵稿每篇請勿超過兩千字。

(二) 收稿期限：自即日起到三月十六日截止。

(三) 來稿請寄：上海福州路開明書店開明少年社，信封後並註明「第一次懸賞應徵稿」。

(四) 中選者姓名在「開明少年」第二十二期上發表，同時將刊出最佳之中選稿件若干篇。

(五) 中選者有獎，但不論是否中選，來稿均不退回。

|      |    |    |    |    |       |
|------|----|----|----|----|-------|
| 份一年全 | 年全 | 少年 | 明開 | 贈各 | 名三獎等一 |
| 元萬一  | 券書 | 店書 | 明開 | 贈各 | 名五獎等二 |
| 份一年全 | 年全 | 少年 | 明開 | 贈各 | 名十獎等三 |
| 份一年半 | 年全 | 少年 | 明開 | 贈各 |       |



# 我的「寒假作業」

李寶善

鐘頭太少了，至少也要每天做三個鐘頭。」

放了寒假到家裏的第一天，我想：十天的假期自己應該做些什麼才對呢？對了！不如先做一張每日工作表，依着表按時工作，那多好呢！我連忙找了一支尺和一張很好的圖畫紙，開始畫表。

線條劃得非常直，中間填寫的字也非常整齊；再塗上一點顏色，畫了一朵玫瑰花。自己看看非常得意，貼在牆上也覺得很美麗。

忽然我想到：要是寫了出來不能照着做，怎麼好呢？對了，我連

記得放寒假時，校長勉勵我們努力做寒假作業，他說：「你如果能真實用心，每天做半個鐘頭已經很可觀了，不必食多。」當時我聽了笑了笑說：「半個

忙找了一張小紙，寫了個標題「工作誓約」，下面是不偷懶，決定遵從工作表工作等等誓言。我把這張小紙貼在工作表旁邊，自己看看覺得更得意了。

好了，明天該開始工作吧！放假的頭一天照例應該大大的玩一番的，先生不是說過，生活上的調節是很重要的。我於是抱了一顆快活的心出去玩；——這樣便過了一天。

第二天一早，K君來約我看電影。我想不去，工作表上寫的早上該做寒假作業，怎好去看電影呢！

可是K君再三說，這電影很有文藝價值，看了等於做功課。我想，作業留在下午做好了，把下午的運動一項取消了吧。終於我們走了；電影的確不錯，不過回來已經該吃午飯了；吃完了飯看看工作表該是午眠，於是我就睡覺了；那曉得一覺醒來已是四點多鐘了，好吧，快做作業。正要開始，母親叫我洗澡，洗完了休息一陣又該吃晚飯了。剛吃了飯，鄰居王老伯來了，他談起有趣而神祕的「子彈來，我不覺聽得入迷了——忽然我想起作業還沒開始，不要緊，明天補做，補做一天的作業是很容易的，於是第二天又過去了。

第三天一早起來，我覺得精神不頂好，手脚無力，不如在外面晒晒太陽，對身體也有益。哪曉得被暖洋洋的太陽一晒，我更沒有精神了，不覺發起燒來。於是吃了兩粒



退熱的丸子又去睡覺，剛要睡着，忽然我又想起：不好，兩天的作業沒有做了！不要緊！還有六天才開始註冊，這六天中定可趕完兩天的作業。於是我放心大睡起來。二天的光陰又在睡眠中偷偷溜了過去。

第四天起床，我精神很好，照着工作表起床後該是早操；慚愧，這還是第一次做早操哩！好好地出去操一操吧！早操順利的過去了，接着吃早飯。吃完飯我坐在書桌上開始做作業，可是先做什麼呢？算學？討厭！不如做日記吧，一天還沒有過完怎麼能做呢？還是做國文筆記吧！可是在學校裏只買了算學簿日記簿，還沒有買國文簿，好，馬上去買。

我拿了錢，馬上進城去買，回來又覺得有點疲倦，餹餹吧！明天再做！

第五天，第六天……都想：不

如最後一天再作吧！

一直到最後那天趕功課寫得手酸的時候，我才又想起校長的話：

## 「沙坪仔」

士登

敵寇佔領廣州的時候，很多人毀了家，失了業。爲了要生活，有些人就把孩子賣了。西江一帶的商販到沙坪去辦貨，往往賤價把那些孩子買回來，再像貨物一般地賣給別人。大家叫那些可憐的孩子爲「沙坪仔」，這是一種鄙視的稱呼。

「呵！沙坪仔呀！」

「沙坪仔，醜呀！」

「沙坪仔，倒馬桶啦！」

「喂！沙坪仔，你媽媽呢？」

一羣孩子吱吱喳喳的圍着一個滿身烏黑，衣衫襤褸的孩子，嘻嘻哈哈的好像在看戲一樣。一個較大的還把那孩子一把抓住了，用諍笑的面孔對着他。他着急了，畏懼的扭轉了頭，滿想把被捉住的一隻手

「不用貪多，每天做半小時已經很够了。」當時我笑他，現在我覺得他這話是真的了。

掙脫。可是對方抓得很緊，再也掙脫不了。他臉漲得通紅的，只少沒有哭。

「又不是抓了你去給籠，押什麼。喂！沙坪仔，我問你句話，你媽媽真的到哪裏去了？」捉住他的孩子滿臉狡猾的問他。

他不答話，仍然盡力的要想掙脫，把臉孔朝着別處。可是那一邊的孩子也嘻嘻哈哈的對他笑，扮

着鬼臉。

「噓！問他爲什麼不應？喂！我再問你：你在沙坪吃了許多糠，是不是？」那個孩子又推他一下，緊逼着問。

他依然不回答，只是掙扎。

「哈哈……沙坪仔吃糠！豬仔才吃糠呀！」孩子們鬨然大笑起來，「沙坪仔是豬呀！」「沙坪仔是狗呀！」

「不要吵！不要吵！」抓住他的那個孩子大聲把大家喝住了。「喂！讓我來問問他。沙坪仔，是不是那醉鬼王三用三升米把你買來的，是嗎？」

他仍舊不做聲，目光虎虎的盯着那個孩子。

「揍他！好聲好氣的問他，他是不會回答的，」一個孩子叫。

「揍他……」孩子們全體應和起來。他們把他按倒了，一窩蜂擁

上去，拳頭像雨點一般落在他瘦弱的身上。

「哇！噁噁……」他哭了，像一匹受宰的羔羊般哀叫。但是喊打的聲音蓋過了他微弱的哭叫聲。幾個膽怯的孩子退了出來，遠遠地站在階沿下觀望。

「誰打架了？誰打架了？」醉鬼王三拿着根柵桿從門口出來。孩子們叫一聲「醉鬼來了！」就一鬨而散了。只剩下倒在地下「沙坪仔」。

「唉唷！三叔……痛呀！」他伏在地上呻吟似的。

「嚇！又是你嗎？」

醉鬼王三看到打倒在地上的正是他的買兒，他立刻生起氣來，呵責着說：

「起來！打得正好，才吃完飯就出來鬧架。我要是來遲了些，你準會給打死了。」

睡在地上的沙坪仔不敢再說，爬了起來。他的全身沾滿了塵土，像被抓傷了好幾處，血正從爪痕上慢慢的滲出來。他撲去了身上的塵土，又將袖管往臉上抹了一下，臉上就畫上好些條血痕。

「我不給活路你做是不成的，醉鬼王三用烟管敲着地面說。「快擔了糞箕出去檢牛糞，晚上不給我裝滿了回來，你就休想吃現成飯。」

沙坪仔收住了眼淚，一跛一顛的走進屋裏去。醉鬼王三像一個獄卒似的緊緊跟在他後面。

## 讀和寫 詞和句

沐紹良 著  
一元七角  
孟起 著  
一元二角

開明書店印行

## 母親的死

金大勳

母親病了。

三十二年夏天，我們剛在重慶安排了一個「家」，母親病了。

是在林森主席逝世以後吧，接連刮了好幾天大風。門口的兩顆樹也被吹折了腰，就在那幾天大風裏，母親患了瘧疾。

在通常，患了瘧疾的人最多躺上一個星期，調養調養就會好的。但是母親不能請假；雖然病了，全家的事情仍然擱在她的肩上。更糟的，她正懷着孕，肚子大得像半個籃球。醫生早就說她快要做產了，勸她搬進醫院去住。母親卻說，她還不需要住院。這原因我知道，她實在不放心我們這三個孩子，尤其是年才四歲的小妹妹。

七月末的一天，母親做產了，

父親就送她到醫院裏去。在做產的時候，母親體溫升得很高，孩子在肚子裏就悶死了。醫生檢驗血，說母親體內還有瘧原菌。當天晚上，父親就留在醫院裏陪她。第二天，我們兄妹三個到醫院裏去探望她。我們問父親生出來的孩子在那裏；父親輕輕的對我說，已經死了，他怕小妹妹纏着母親吵。

以後幾天，我每天早晨提着粥送到醫院去，到晚上才回家，晚上由父親來陪她。母親的熱度總沒有退盡，但神智很清楚。我去了，她總要問我家裏的事情；傭人做的飯好不好？或是妹妹們吵不吵了；她又稱讚我，說我肯不去玩，天天來陪她。她病在床上，還是一刻也丟不下我們這幾個孩子。

幾天以後，母親的體溫慢慢退下來了。醫生護士們也不像先前那樣焦急了。我們都很高興。母親也說了不少話，她說那位醫生真好，她非常信任，一定能把她的病醫好的。

可是，這樣的情形只維持了一天，第二天我一走進醫院，只看見許多醫生圍在母親牀前，護士們用冰水絞了手巾放在母親的額角上。父親也站在旁邊。他看見我進來，忙把我帶到一旁，叫我不要怕。其實，我當時並不怕，因為我還沒有知道：母親的體溫又升到一百零四度了。

醫生們每隔五分鐘就給母親量一次體溫，「冷敷手術」漸漸見效了，到中午時候，母親的體溫已退到了一百零一度。傍晚，母親又能跟我說話了。

又過了兩天。

八月十四日的上午，母親還向我要開水吃，還跟我說話。可是到下午一點多鐘，她忽然陷入了昏迷狀態，嘴裏儘在說囈語，而且想坐起來，別人勸也勸不聽。晚上七時許，母親的眼皮直往上翻。醫生給母親打了強心針。我怕極了，心裏想哭，喉嚨卻哽住了。護士們把我拖出了病房，教我睡在一張牀上。我哭，我喊，我叫母親，他們都勸我，說母親會好的。

不一會，父親也跑了進來，他抱着我，我喊母親，他說他就是母親。他勸我別哭，但他自己的眼裏卻充滿了淚水。

當夜，父親忙着辦理喪事，我被領到一個朋友家去睡覺。剛走出醫院，月光就照在我頭上。是農曆的七月中旬呢，我忍不住又哭了起來。

第二天，妹妹們也知道了這個

消息。小妹妹還嚷着要找媽媽，大的已泣不成聲了。

母親逝世已三年多了。

母親去世後幾個月，意大利無條件投降了；去世後兩年，日本投降了；到現在，我們已經重新在故鄉居住了。

廿七年夏天，母親帶着我們幾個孩子，一同到內地去，使我們能一直和父親在一起。在許多次的逃難裏，許多次的敵機的狂炸下面，

## 仰光的大金塔

我們住在仰光。大金塔離我們的住處不算遠，也不太近。從我們那兒一眼望去，可以看見大金塔的上半身。據緬甸人說，大金塔是五百年前的古物。緬甸比不得希臘羅馬，這樣的古物已經是罕見的了。

我們都躲了過去。想不到在一次

產後的疾病裏，母親竟被死神帶走了。母親在病中，常想念着故鄉的親友們，但她竟等不到抗戰勝利就去了——拋下了她的孩子們。我們回到家鄉後，許多人都說：「假使你們母親還活着多好呀！」我相信這不僅是安慰的話，因為母親生前和誰都處得很好。

我永遠紀念着我的母親。假使不是爲了我們，她決不會這樣早就去世的。

雜志

大金塔全身反射着輝煌的金光，那是五百年來。胡塔的佛教徒們把金箔一張張貼上去，才成這樣的。緬甸人說，在大金塔的頂裏面，還藏得有一件無價之寶呢。

傍晚，天空染上了各種光彩，

紅的，淺藍的，紫的……閃爍的夕陽射在大金塔上，好像照在鏡面上一樣，反射出耀眼的光亮。襯着天空的雲彩，碧綠的椰樹，榕樹擁着它，大金塔格外顯得富麗堂皇了。

大金塔我去過幾次，它周圍環繞着一丈多高的小佛塔和石獅。塔基四周都燃着短短的白蠟燭，微弱的燭光跟金塔相比，顯得有點寒愴了。塔前面供着異香撲鼻的桂花。一些緬甸的善男信女，虔誠地跪在塔前。他們合着掌，閉上眼睛，嘴裏「阿革達，阿革達」的祈禱着。有的躬着身子在點燭，有的在供花，有的恭恭敬敬地把金箔貼上塔去。

進院子去的石級上，緬甸少女們在爭着向香客兜售桂花和金箔。可是很奇怪，塔附近沒有廟子，也沒有和尚住着。

緬甸人每年都要花許多錢在這

大金塔上。他們爲了大金塔買花，買燭，買金箔。可是把花供了，燭點了，金箔貼了上去，在切身的壓迫沒有除去之前，他們精神上是否會得着安慰呢？緬甸的英國政府對

## 河 西

甘肅黃河以西狹長的部分是通往新疆的惟一要道，地理上的名字就叫河西。河西的地勢很高，高聳的祁連山脈同賀蘭山脈平行地夾峙在它的兩旁；又因爲緯度較高，所以那裏的氣候比較寒冷。大風常從蒙古方面刮到河西來。那裏的氣候可以說完全是大陸性的氣候。

祁連山非常高峻，山頂終年積雪。在河西只要向南邊望，就可看到白皚皚的積雪，很是壯觀。河西因爲離海洋太遠，雨量少得可憐，田地全虧有雪水灌溉。每年春天夏

於佛教的信仰卻很鼓勵，大官員們時常還親自來大金塔供花貼金箔。緬甸人不會想到，這是英國政府的愚民政策呀。

× × ×

### 董鎮濤

天，祁連山上的雪溶化了，匯合成爲很多的河，流到平地上來，這雪水也就是河西人民惟一的寶藏。那些雪水流不到的地方都成了戈壁灘。遊牧民族大多在戈壁中有水草的地方趕着大羣的牛羊，過着逐水草而居的遊牧生活。

在河西因爲天氣冷，地土在十一月就要凍封，直到第二年春天才開封。河西的人民在農期開始的時候，必須加倍的努力，來補償這長時期不能耕種的損失。所以河西的人民都很勤儉，很樸實。他們穿

的是土布衣裳，土布是農家的副產物，農家自己穿了還有多餘的可以供給城市裏用。他們吃的大多是饅饅和麵條，只加上一些大蒜或者辣椒就吃了。有蔬菜吃的時候很少。因為天氣冷的緣故，他們收穫了大宗的蔬菜——白菜，馬鈴薯，菠菜——都必須保藏在地窖中，到需要的時候才拿出來。

據考察家們說：「河西的田地比古代少得多了。主要的原因是祁連山的雪水逐年在減少。」隋唐時候，那一帶是非常繁榮的，許多城鎮現在已經湮沒了。假如你留意的話，在河西一定可以看到很多古城鎮的遺跡。發現許多古代文物的敦煌千佛洞，就是一個證明。

武威，張掖，酒泉，敦煌是漢時所立的四郡，至今仍舊是河西最重要的城市。一切貨物都在那裏集散。這幾個城都靠近在雪水匯成的

河旁邊。

河西人民的種族很不少，有漢人，回人，蒙人，藏人和番子，還有哈薩克人。在戰前，政府不大注意那些小民族，一任漢族官吏們去剝削他們，他們常發動叛亂。抗戰發動以後，政府回遷了，才注意到這件事。爲了聯絡他們的感情，政府每年在河西舉行一次賽馬大會，

## 碼頭上

夜深了，天空滿佈着濃雲，江的兩岸，一面是黑沈沈的一切都消融在黑暗裏，一面是萬家燈火，真可稱爲「不夜城」。

碼頭邊，停泊着六艘升火待發的輪船，只等天一亮就要起錨了。乘客們今晚就得上船，所以碼頭上還顯得很熱鬧的樣子。

兩個穿黑制服的檢查員，手裏

並且辦了好些實用的物品，如茶磚布匹等等，作爲獎品。當賽馬大會開始的時候，他們會從好幾百里的草原上或深山裏趕來參加。

現在橫貫河西的一條公路是甘新公路。要是鐵路造成了，那地方一定會跟長江下游一樣的繁榮。因爲那邊有很多的富源，如森林，煤，石油等等。

## 海波

拿着電筒，兩眼炯炯有神的東張西望。好像有意告訴人：他們在幹公事呢！在這樣的深夜，還得站在碼頭上，真是爲了公事嗎？鬼才知道。待了好一會，一個單身人，手裏拿着兩件行李，走過來了。

「喂，慢着，」電筒一掃，一個戴帽子的檢查員嚷。「拿的什麼東西，交過稅沒有？」

「笑話，行李也得交稅，那連我也得交稅了，」那個人理直氣壯地分辯着。

「不管交過沒交過，解開來看再看說！」

檢查員用脚把行李踏住了。那個客人因為時候已經不早了，就忙把箱子打開來，「查罷！」

兩個檢查員明知道這兩件行李不是什麼違禁品。他們強要檢查的目的，老練點的出門人是可以心照不宣的，而那個人真不識相，真的把行李解開了，真是見他的鬼。

「查罷，老爺，呆着幹嗎，時候可不早了！」

「查，當然得查，用不着你催！」檢查員說着，就往箱子裏東挑西翻的一陣亂攪，把理得整整齊齊的一箱子東西翻得狼藉不堪。

「媽的，真比皇帝還利害！」那個人低聲埋怨着。

查了好一會，兩件行李給「查」得像垃圾堆一樣了。兩位檢查老爺才好像受了委屈似的把行李踢了一脚就走開了。那個人看着行李，說不出話來。

「老李，」那個戴帽子的推推另一個說，「你看那邊又來了，碰碰運氣看。」那邊來了兩個人，一共拿着四件行李。

「喂，慢點，查一查，」戴帽的檢查員像煞有介事的喝着。

「朋友，別忙，請高抬貴手，兄弟是常出門的，」那兩個早已明

## 黑臉的厄運

黑臉是××城一家米店的老闆，姓黃，可不知道叫什麼名字。和他認識的人，當着面招呼他，稱他為黃老闆，背地裏卻叫他黑臉，因為他臉上有半邊生滿着黑痣。

白他們的目的了。

「明白就好，不過你們自己有的數，一共是四件行李呢！」

兩個中的一個把四件行李都搬上船去。一個掏出了兩千元鈔票交給檢查員。檢查員一看，心中老大不高興；可是想要發作，行李已搬上船去了，而且四周圍又有那麼些人，也只得把鈔票塞進衣袋去。

天快亮了，客人們大概都已經上了船，檢查老爺也走了。風吹來了江海關的鐘聲，鏗鏘鏗鏘的敲了四下。

余慶鏡

他本是廣州市郵政局的一個小職員，敵人攻陷廣州之後，他為了安全起見，才躲到××來的。當時他找不到職業，只認得當地一個姓區的大財主。他就向那財主借一些

本錢，做些小生意，賣的是日常應用的香烟，火柴，草紙，鹹魚之類，靠着維持一家數口的生活。

那時候，物價是一天一天的往上漲，他卻是個善於做投機生意的人，他看準一個機會，向別人借了一筆錢，收買了許多糖。果然，不到兩個月，糖價漲了十幾倍，他就賺了很多的錢。後來他又和別人合資買了一批麵粉，運到別處去賣，結果又撈了幾倍的厚利。從此他不再在街上賣小東西了。

不久他又開了一家米店，那時候東西是有漲沒跌的，所以有錢的人就越富，沒錢的人也就越窮了。他看到這種情形，就大量的屯積麥子，自然又賺了不少的錢。他又給軍隊辦軍糧，不消說他的錢袋更加膨脹了。

他雖然這樣有錢，可是非常吝嗇。有一個時候，一批難民經過那

城市，有些人看着可憐，就集了些錢，施點粥給他們吃。有人請黑臉的米店裏捐一點米，他一粒也不肯捐。又有一次縣政府發動獻金購買軍械，很多平民都很踴躍，他一點也不埋，只當做不知道。

勝利之後，他全家準備搬回廣州去了。他把一切舊衫褲，舊傢具全都賣掉。最可笑的連廚房裏一枝鐵的吹火筒也以幾千塊錢的代價賣給了鄰居。

他臨走的時候，買了二大批麵粉，預備在高要縣賣了才順路回廣州。所以他包了一隻小船，連人帶貨很歡喜地順着西江而去。他船上

## 鴿子

我十一歲那年，便開始餵鴿子了。

我還記得第一次餵的鴿子是一

帶這麼多的麵粉，給土匪看上了眼。船開到半途，只聽得一聲呼嘯，幾隻小船一齊擁上來，把麵粉搶得一乾二淨。他幾年來的心血，全付諸流水了。

那消息傳到了××城，那些挑麵粉的人都拍拍胸脯說：

「他媽的！這也是天報應。我們跟他說，挑一斤麵要五元錢，他死纏着不肯，看那些麵粉到結果落在誰手裏。」

「從沒有看到過他那樣慳吝的，逢時逢節也從不打發要飯的一個錢，這回真是菩薩有眼睛，看他以後還這般做作不！」

## 照靖

隻獨隻眼的。可是據餵鴿子的老手說，那是一隻很好的鴿子。我那時還不懂得鴿子的好壞，因此也不知



這牠在哪兒。

那隻鴿子我只餵了五六個月，一天早上我照例抓一把米去餵牠，走到籠邊一看，鴿子不知到哪裏去了。我到處呼喚，也無影無踪。到了下午，還不見牠的影子。我才認一定是丟了，大哭了一場。

表舅看見我喜歡鴿子，後來便送了一對鴿子給我。我餵了四個多月，那對鴿子便得了一對兒女。我高興極了，我一共就有了四隻鴿子了。一年後，我的鴿子總共有十二三隻了。母親見鴿子太多，一天吃的米幾乎等於兩個人吃的飯了，便叫我賣去一點。我便賣掉了一半。那一對老鴿子也在那回賣掉了。

到了十三歲，我進初中了。學校離家有六十多里路，我只能在校住宿了。我的鴿子誰代我餵呢？家裏人都討厭鴿子，誰都不肯勞神，都叫我把鴿子賣掉算了。我想

我到了學校，這些鴿子要真沒有人餵，不是要活活的餓死麼？於是只有忍痛把牠們拿去一起賣掉。弟弟也喜歡鴿子，可惜人小不會餵，他看我把鴿子賣掉了，還賭氣兩頓飯都不吃。

放寒假了，我和幾個同學一道回家；一到家裏，便看見弟弟捉了一個鴿籠走出來，裏面關着兩隻鴿子。他一看見我便叫道：

「嘿！靖哥，你回來了，我告訴你一樁事，就是先前那兩個老鴿子回來了，你看籠子裏。」

我仔細一看，果然是那兩隻老

## 水牛

六年前，因了疏散的緣故，我在鄉下住了一年多。這一年多的生活，對於我身心都很有益，尤其是見了許多從沒有看見過的東西。

鴿子，便問他拿到哪裏去，他說：「家裏人不准餵，我把牠們送給表舅去。」

我點點頭，他笑嘻嘻的走了。在家裏過半個月，一天傍晚我走到後院，忽然聽見一種熟習的聲音從屋頂傳來，「咕咕，咕咕……」

我抬頭一看，弟弟給表舅的那一對老鴿子又回來了，我便拾起一塊石子，把牠們嚇走了。

此後，每天上午，那一對老鴿子都要在我們屋頂上停留一會，到下午便回表舅那裏去。

## 曾烈銘

屋子一共兩座，左邊我們住，右邊是一家姓盧的人家。屋子周圍都長滿了竹子，從外面看去，只看見一叢叢密密的竹林。門前有一片

大草坪，右邊是一處長滿了野草的山，山的對面有一道很淺的小溪，整日潺潺的流着。

隣居盧家不久便和我們很熟識了。我常在夕陽西下時，把他們的水牛牽到門前的草坪裏，帶了書和糖食，伏在牛背上，一邊看，一邊慢慢的吃着，隨着牠任意闊步。看得倦了，我抬起頭來，望望腳山的落日，聽聽遠處村裏傳來的雞犬聲，心頭說不出的自在。

有時我也牽着牛到小溪裏去飲水。一飲飽水，牠就高聲叫起來。這時我就放開了繩子，讓牠自由自在的吃草，自己躺在岸邊的荳裏，望望天空的白雲，聽聽溪裏的流水聲，有時竟至睡熟了。直到被牛的叫聲叫醒，才懶懶的牽了牠回去。現在我家搬回城裏來了，我已經好久沒有見到那條水牛了，但時常會想起那條牛來，不知牠現在怎樣了。

# 中學學生

第一百八十四期  
三十二年  
二月號  
要目

美國外交政策的歧途..... 官卿

蘇聯青年外交家葛羅米柯..... 小漁

怎樣駕馭電子..... 顧均正

數學的奇論..... 許洵

「俄羅斯文學之父」普希金..... 陳原

普希金詩五章..... 戈寶權譯

記教師的話..... 聖陶

詞義的層次和範圍..... 周振甫

習作評改..... 無鏡

工具書的運用..... 孫起孟  
龐翔助

古代第一首長詩——離騷..... 徐嗣學

定價二元五角 (上海八倍出售)

開明書店印行

# 開明青年叢書

顧均正先生的科學小品集

科學的趣味

一元三角

科學的驚異

一元二角

電子姑娘

一元五角

這三本書，各包含科學小品文二十餘篇。其中有故事，有隨筆，有談話，也有速寫。題材雖都是物理化學方面的各種死板的現象和抽象的原理，但是，一經顧先生用文學的筆調處理之後，死板的全生動了，抽象的也就具體化了。因而深入淺出，趣味雋永，全不像一般科學書籍那樣沈悶枯燥。這三本書不但為大衆吸收科學知識的泉源，且可作中等學校理化科新型的課外讀物。

## 任何人之科學

作者說：「我們的主要目的，是在把握宇宙萬物的偉大機構，也就是漸漸成爲科學的顯著屬性的物質之形式美與結構美，略加詮釋。我們要

把通常分類的種種科學分支全部收羅在一起，看牠們怎樣配合成一個整體。」本書對於天文，物理，化學，生物學各方面都有活潑生動的敘述，使讀者對科學得到一個具體的概念並感到一種自然的美。初步認識科學的人，宜讀本書。

克拉克 著  
二元  
克拉克 著  
二元  
克拉克 著  
二元  
克拉克 著  
二元

開明書店印行



# 白癡

陀司委也夫斯基著  
耿濟之譯

本書是作者繼「罪與罰」後的巨著之一。寫一男主人同時戀愛兩個女人，而其中一個女主人卻同時被兩個男子所愛戀着。然而本書又並非普通的，庸俗的愛情小說可比，它創造了幾個獨特的，令人不能忘記的性格，描寫得十分精采。故事的進行是那樣的曲折，複雜，變幻，使你讀起來，自始至終顯得緊張，抓住心弦，非終卷不忍釋手。本書直接從俄文譯出，與自英譯本重譯者不同。

上下兩冊  
定價八元

陀司委也夫斯基著  
耿濟之譯  
少年死屋手記

(版出可即中印排在正)

開明書店印行

內政部登記證京警滬字第叁叁捌號  
經中華郵政登記認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上海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二六一九號

蘇聯科學研究院歷史研究所主編  
E. A. 柯斯銘斯基教授編輯

# 中世世界史

王易今譯 定價四元

中世紀的世界是封建社會的世界。什麼是封建社會，並不是簡單幾句話說得明白，而且要說明白也不是抽象的空話做得到，比較具體而切實的辦法，最好是讀歷史。但是能夠把封建社會的世界忠實而清晰地描寫出來的歷史簡直少有，因此一般人對於封建社會的觀念不是嫌模糊，便是欠正確。這一冊從蘇聯中學教本譯成的中世世界史，總算可以填補讀書界的這個缺陷了。書中對於中世紀各地封建社會有扼要而深切的敘述，因此就有許多在一般世界史裏沒有寫出的故事。最值得介紹的一點：本書內容關於人民生活狀況的描寫極注重，這確是歷史書籍嶄新的一種作風。

開明書店印行

贈送